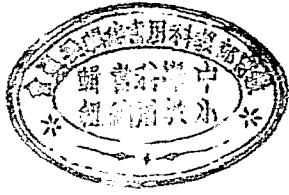


戰時文化叢書之六

西戰場上續集



季雲等著
戰時文化出版社

戰時文化叢書之六

西戰場上續集

季雲等著

書前

根據歷史的教訓：文化由戰爭而演進。

今日的中華民族已經展開劃時代的全民抗戰，這一次的抗戰實具有空前深刻的

意義，它關係着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絕續，它爆發着近百年來在列強權壓下的怒吼，無論在思想，行動，精神各方面，全中華民族顯然地已經在匍匐中甦了起來，這不但決斷着中華民族的歷史興衰，而且影響着全世界文化的動態。

來呀！我們需要英勇的戰士抵殺野心強盜的進攻，我們需要大無畏的精神克服野心強盜的鋒銳武器，我們需要堅決的必勝信念粉碎強盜底正熾的野心鋒芒，我們需要文化總動員以增強我們偉大抗戰的力量。

本社在此至上的意義之下產生，同人爲着把握這一個騷動的時代，爲着繼續中華民族因戰爭而波動的歷史的紀錄，爲着使戰爭的烽火圈內產生偉大的著作而廣積演進我們的文化於戰爭當中，於是，我們的「戰時文化出版社」自動地肩負起這偉大的時代使命。

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以抗戰文化的力量加入民族鬥爭，一致爭取最後的勝利！」

戰時文化出版社

戰時文化出版社

戰時文化叢書

- 一、西戰場上(三版出書).....季雲著
二角二分
- 二、東戰場上.....許欣編
每册四角
- 三、北戰場上(從盧溝橋事變到魯南二次大會戰).....許欣編
每册三角
- 四、抗戰詩選.....金重子編
每册三角
- 五、集體安全與國際新均勢.....陶希聖著
一角五分
- 六、西戰場上續集.....季雲等著
定價三角
-
- 叢書 (一)四十一號女童軍.....金重子著
每册八分
- 外集 (二)我的丈夫郭沫若.....佐藤富子著
一角五分

弁言

山西是我們的心臟，是這一次抗戰的一個重點。從已往九個月血的戰史中觀察，山西的戰局，始終保持着它主要的地位。

華北的軍事行動剛起，張家口的國軍一後撤，敵騎便踏到了晉察交界的蔚縣，蔚縣爲雁門右翼的屏障，蔚縣失守，敵人立即威脅大同，進入雁門關，而晉北十餘縣也就相繼淪陷。敵人在戰略上，不先攻佔山東，不先取得河北的全部，却於此時全力進犯山西，這表明山西地位的重要。

經過無數次浴血奮戰，娘子關也棄守了。第二階段山西戰事於是開始。敵人從雁門娘子關關大量進兵，浸假而沿正太路繼續的佔領了我們的平定，陽泉，壽陽，榆次，和正太路以南昔陽以北的盂縣，又繼次向南沿着同蒲路佔領了我們的徐溝，太谷，祁縣，平遙，介休。迨至陽曲（太原）失守，敵人更向西南發展，繼續佔領了我們的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當時，汾陽還沒有敵軍。而我們的新陣地便以呂梁山韓侯嶺太行山爲基點，作持久抗戰的根據。許多人一時恐慌起來。以爲山西大勢已去，然而依據當時敵我的情況，我們並沒有處

在失利的地位，我們自始就有著保衛山西領土，收復失地的可能的信念。

局勢的變化，達到敵人對華第二期作戰的時期，敵人採取了外圍包圍的原則，實行大迂迴的計劃，企圖打通津浦，奪取徐州，威脅武漢。然而，戰爭的形勢阻礙了敵人的企圖，淮河陣錢的鬥爭，粉碎了敵人佔領徐州的野心。濟甯附近的爭奪，又阻止了敵人南下取歸德控制臨海的詭計。敵人終於不得不改變戰略而掃蕩豫北，進攻晉南，以期仍能達到二期作戰的目的。

這一陣線展開，西戰場上的血是流得更多。我們相繼又陷落了若干地區。山西的陣地戰已經失去效用，於是運動戰游擊戰大量的展開。但我們直到現在還有這個信心：山西雖然陷落了許多地區，而敵人佔有的，只是點和綫的佔有，不是平面性的佔有。我們的遊擊隊遍佈於山西各個角落，隨時可以予敵以嚴重的打擊。山西並沒有全部陷落，山西仍然有挽救整個局勢的可能。

編者在編就這一部「西戰場上續集」以後，益加堅定這種信念。西戰場的局勢，自南口鏖戰以迄太原退出後若干小地區的失陷，我們以呂梁山韓侯嶺太行山作長期抗戰的基點，會繼續系統地載於李靈先生「西戰場上」，這一冊續集，是剛好吻合着我們在韓侯嶺太行山以後

的局勢，發展到山西全面遊擊戰的階段。國人今日也許對於西戰場上的戰局，有點漠然。這一續集，正好解答了這一個疑難。

我們的山西仍然是我們的。我們希望無數的讀者在讀完這部西戰場的續集以後，對山西戰局有一個更深刻的了解。

金重子。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4

西戰場上續集

目次

書前

弁言

- 一。山西戰局.....一〇
- 二。閻長官一夕談.....一〇
- 三。晉冀豫邊的中心——長治.....一七
- 四。東陽關.....三〇
- 五。保衛晉南.....三六
- 六。棄守臨汾.....四二
- 七。黃河防禦線.....四八

八。潼關烽火·····	五三
九。山西變爲了廣大的遊擊戰場·····	六一
十。保衛大河·····	七〇
十一。第一次重臨失土·····	七七
十二。三月風雲·····	八四
十三。山西戰局的總結（代編後）·····	九〇

一、山西戰局

北京陷落之日，敵人便在北平打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那塊國旗，這要進而發奮奮鬥中國



日本軍閥最後目的，是使五省權在滿洲的鐵櫃，他們企圖立在那所謂「自由之地」

伸開左右手，捉得整個的滿洲，這不單是北平，而是對南洋羣島起是他們侵略的目

的。他們最後的這陰謀，有四個要緊的敵人：「美國、蘇聯、中國和英國，他們的破壞最

初是拉攏英國，緩與美國，先進蘇聯，侵略中國，最後和美國一戰，繼之再把打立的英國

由亞洲驅逐出去。然在要戰勝英國，而侵略上必先奪取西比利亞，要戰勝美蘇，亦必先使中

國「屈服」，要保持在中國制勝權，更非連得美蘇一戰不可。不管客觀上能否實現這一貫的

政策，日本的主觀上是要這樣做的，因此我們認為「併吞整個中國」這並不是一件奇聞。

這並不足使我們驚異，所以蔣委員長十六日告國民書中說：敵「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

繼此必益張兇餓，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野心」，又說我們「今日所遭之挫折，尙未達到艱危之極度」，這真是一語道破敵人的陰謀，所以全國上下應準備抗戰到底，今後再莫要猜謎似的討論「敵人到黃河北岸以後，是繼續南進呢，還是暫時停止？」這一類希圖苟安的問題，今日戰事之中心已不在華北，而在長江流域了，不抵抗則全國任何地方都難免敵人之蹂躪！

敵人要完成他們那建立亞洲霸權的陰謀，客觀上絕對不會如其主觀上所想的那樣順利，以爲可以把戰爭限於中國，限於西比利亞，甚至限於太平洋，恰恰相反，一定要掀起全世界的大戰爭，最後把他們自己導於潰崩，所以我們不必畏懼，蔣委員長告國民書中說：「敵愈深入，將愈陷於被動之地位，敵如必欲盡佔我四千萬方里之土地，宰制我四萬萬之人民，所需兵力，當爲幾何，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又說：「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這已經爲我們指出抗戰的遠景和鬥爭的方法，所以我們甯希望敵人實行其「鯨吞」政策。

正當此時，記者再來山西戰區，在臨汾的軍政長官和民衆不但沒有因敵人陷我南京繼之

以設立偽政權而氣餒，恰恰相反，都興奮起來了，都認爲這是敵人給我們打嗎啡針促我們開始真正的抗戰，都一致擁護蔣委員長告國民書的精神，反對任何屈服的傾向。以上記者所論列的那幾句話，大體上都是到臨汾數日以來所聞各方面的意見，記者認爲目前的晉南，是收復晉北收復華北一個重要的堡壘，至少也是後方一個重要的屏障，這裏各方面的情形應爲全國所重視。

記者這次由西京走到潼關，知道我們在沿黃河的南岸與西岸已建立堅固的工事，已佈置下強有力的控衛部隊，黃河橋已經停止修築了，這不是準備放棄華北或山西，正是爲鞏固山西的陣容，使在山西的戰士知道他們沒有再後退的餘地而只有在那裏爲民族爭生存而犧牲了。走到黃河岸以後，看見很多的人民一船一船的渡過山西，有的攜着眷屬，有的攜着大批行囊，與二十日以前一羣一羣向南逃走的情形大不相同了，這些人民都是以前由山西逃到陝西的「難民」，爲甚麼他們又西回去呢？這是許多人所發生的疑問，這固由於晉南近來已轉趨安靜，主要的還是由於人們在實際經驗中已知道跑之無益，有一位較有智識的商人告訴記者：「我們這次跑來陝西，大大的失策了，動產不能帶走，隨身帶的錢財又有限，吃完了還是作難民，最後不免要餓死，想起來爲甚麼要跑呢？敵人來了即不能活，能換一個敵人犧牲了

，也比餓死好，而且跑到陝西，敵人的飛機還是轟炸，還不如住在家鄉躲險，與其死在陝西，又何如死在家鄉？所以我抱定犧牲決心，帶着家眷再回家去，今後無論如何也不再跑了。只要人心齊，大鼓不跑，共同抵抗，我們比敵人活的成份還許多些」。這些話大可以爲逃難者的啟鑒。

過了鳳陵以後，首先令人感覺到晉南的秩序比較二十日以前好多了，第一軍隊已沒有以前那樣亂，第二次草市豐稟了，也通貨了。給了旅客和商人莫大的便利，這都是當局轉爲鎮靜，辦事整頓的結果。到汾汾以後，市面上一切似二十日以前那樣落落了，雖然敵機在不久以前還轟炸過一次，死傷了七八十人。人民並沒有因此而現出恐慌。聞司令官最近也回到臨汾，陸於某處，整理軍政，好像一切都漸漸上了軌道。最令人感到興奮的是臨汾抗戰的空氣比以前濃厚多了。軍政界都用積極抖擻的樣子，民衆的組織與奮鬥的空氣起來，各地方的革命青年不斷的到臨汾來，參加抗戰工作。

閻氏在去年綏東戰役之前後的政治口號還是「守土抗戰」，意思是敵人來攻晉綏，便爲守土而抗戰，敵人若不來攻，晉綏決不談「收復失地」，因此便產生出「不怕事，不惹事」一套苟安一隅的理論，當百靈廟大廟收復了以後，他便阻止晉綏軍乘勝收復商都，收復靈北

這就是「不怕事，不惹事」的具體表現，這次直至綏遠和晉北失守以後，他還沒有毅然決然的放棄這種成見，還想苟安一隅，以爲雁門關還可以繼續那「守土抗戰」的主張，所以當時對動員民衆工作，還只限於在晉北已失十三縣中未實行，雁門關以內是不許的，那時雖然組織了一個「第口戰區司令長官行營民族革命戰動員委員會」，可是這種「民族革命」也只許在雁北十二縣去實行，及至太原失守以後，他才明白只有「民族革命」才是答覆敵人侵略的有力辦法，最近他在軍事整理就緒以後，已經正式的把「民族革命」這一口號提出來了。他以此口號勉勵他的部屬，並組織民衆，不管怎麼樣，影響總是很好的。敵人不斷的造謠，漢奸也不斷的傳播敵人的造謠，說閻要與敵人妥協，藉此搖動人心，挑撥離間，閻以「民族革命」這一口號答覆這種造謠，不管怎麼樣，總是很有意義的。

關於組織民衆的工作和政治宣傳工作，閻氏對晉南還沒有以前種種的限制了，任何黨派只要是以抗日爲宗旨，都可以在晉南取得工作地位，都可以發揮其抱負，自由的去組織民衆，在閻氏招撫之下的團體曾與少年先鋒隊，組織農民用「農民自衛隊」的名義，可是也有人用了「農民協會」的名義，閻氏並不反對，晉南好些地方的農村近來已有不少的組織了。有人說他爲保存他的實力，爲他在他的地盤，不得不這樣求援於民衆，這充飢不擇食，我們

認爲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閻氏這樣辦法如能保住他所謂的實力和地盤，使敵人在晉南碰壁，難道這對中華民族求獨立求自由的運動還有害處嗎？能求援於民衆而不乞憐於敵人，那是難能可貴的，沒有非難的理由。記者在過去數次通訊中，對閻氏曾作過若干善意的批評，但是我們並沒有成見，我們決不抹煞他今後的好辦法。

臨汾各界在本月二十一日，曾舉行一次「堅持全國抗戰反奸示威大會」，參加的羣衆不下萬餘人，這不但在臨汾這個小小地方算是一次空前的盛會，即在全國其他地方也是罕見的，這次大會中充分的表現出羣衆擁護蔣委員長告國民書的熱烈。和反對屈服反對北平漢奸政權的轉能，衛立煌將軍因赴各地巡視部隊，派代表參加大會，該代表在演說的結局時說「我代表衛總司令報告大衆，晉南是收復晉北和收復華北的根據地，本軍所轄各部隊決不後退，最後一滴血也準備灑在晉南。」這演說頗得聽衆的喝彩，大家認爲以閻和衛的堅決，晉南是決無問題的，至少也要使敵人大大的吃虧，所以大家都表示出安慰的樣子，願以全力爲軍事後盾，這一次會場的抗戰情緒極高，可見晉南的民心未死！

關於目前山西軍事形勢，敵人還是據着太原和同蒲線北段正太線西段沿線的各縣，除過晉南以外的晉北大部份縣城和鄉村都還在我們的手中，敵人的兵力和視線目前都集中在長江

流域和津浦線南段，山西方面的敵人目前不惟還沒有準備向晉南進攻，同時也還沒有敵向晉北各地我們的游擊隊大舉進攻，可是任何人也不幻想晉南能像目前這樣永久的安靜下去，山西未來的局勢今後恐不能單由山西一地方來決定，而要看全國各地抗戰的局勢如何，敵人大概幻想在津浦線南段和山東得到勝利，由徐州威脅鄭州而取得平漢路的勝利，然後再由平漢路回山西的東南方面威脅，使我晉南防綫不戰而潰，可是在我們全國節節設防步步為營的抵抗之下，敵人未必會如此順利。

以前報載臨汾電報，說是敵人向雁門關以外「撤退」了，有人因此說敵人要放棄山西了，有人說敵人要轉兵力於甯夏了，又有人說敵人要集中力量消滅晉北的口路軍了，事實上都不盡然，所謂「撤退」云云，那句話確有語病，實際上並非撤退，而是敵人因在山西作戰以來的損失過大，原訂的軍隊已不堪再戰，故不能不作一番調整，調去已無戰鬥力的舊軍隊，另調新的軍隊，目前山西敵人的軍隊又重新增加到四個師團了，由川原師團長負指揮之責，敵人在目前的局勢之下，還無力進攻甯夏，同時戰事重心轉於長江流域，我們節節抵抗，敵人欲能不能，他們需要暫時緩和蘇聯和外蒙，也不能急急的進攻甯夏，刺激蘇聯和外蒙，口路軍分佈於山區，時時的破壞同蒲線和正太線，予鐵路沿線的敵人以不斷的打擊，敵人保護

這關係交通綫還來不及，那有胆子深入山中進攻我們呢？敵人在戰地上的缺點很多，他們的現代裝備根本上不適合在山中行軍，這就我們利用游擊戰術致敵人死命的原因之一。即使在野戰敵人也沒有方法消滅我們的游擊隊，何況在目前他們兵力單薄的時候呢？至於因「撤退」而致敵人要放棄太原了，那更是幼稚得可笑。

汾陽和介休原來並沒有封敵人，我們近來重新派兵去保護地方，談不到是收復，平遙的敵人原來很少，他們怕我們的游擊隊的暗算，所以逃跑了，我們便派兵進佔，也無所謂收復，我們不願意不合事實的宣傳，為民衆養成一種虛偽的心理，我們總使民衆知道，一切重要的外地的收復，都是經過我們流血的戰爭，莫想貪任何便宜，那與隨便說敵人「撤退」了。某一地方「收復」了，總是「階級民衆抗鬥的決心和準備，記者近來在陝西臨山的某些地方，常聽身聽得老百姓說：『山西敵人已經撤退了，』這介休汾陽都已收復了，太原很快收復了，咱們陝西不要緊了』，因此那些地方的價值也漲了，人人都私相慶幸陝西能免於災禍，在各種上那種虛偽的宣傳恰恰壞了漢奸鬆懈民心的作用！

我們的各部正規軍近來也各自組織游擊隊，每日由平遙子洪與汾陽文承各地出山去打襲敵人，敵人在那縣檢次交城各縣深匿城內，不敢出城，偶爾出城即以多數裝甲汽車結隊前進，

向我陣地擾亂，每次均被我擊退，我們這樣每天都要給敵人以多少消耗，每天總要打死他們幾十個士兵，加上口路軍在各地的游擊，敵人每天總要受不少的損失。

記者詢衛部某重要軍官，我們是不是在最近要向敵人反攻呢？他說我們在軍事上近來又有一種計的配備，現已大致完成。衛總司令頃正赴各地巡視，將來視各方面的形勢如何，再定反攻的時機，目前當不能斷定，可見山西的軍事當局時時都在準備進攻，並沒有鬆怠，不過戰爭總要有一種通盤籌劃，決不能操切從事的。

記者日內要赴前方各地，將來再繼續為讀者報告些戰爭中勝利的消息，和前方各將領的堅決意志。（季雲。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臨汾。）

二·閻長官一夕談

記者這次到瀋陽以後，深感這裏的空氣比較以前太原的緊張得多新鮮得多了。記者爲明瞭實相起見，特於廿五日晚間八時訪閻司令長官於某處，暢談了半小時之久。

閻氏着與兵士同樣的灰色軍衣，鬚髮斑白，比較記者十九年在北平見面的時候蒼老得多了，不過他的精神似乎比較以前更爲健爽，而其態度之樂觀與沉着，亦充分的表現出他主張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屈服與蔣委員長具有同樣的堅決意志。相見握手寒暄後，便對坐談話，他始終現出和顏悅色孜孜不倦的樣子，由他談話中可以知道他過去在軍事上或有顧慮不週的地方，就第口戰區言，軍事上之失利，他應該負不少的責任，不過在政治上他對於抗戰的信念可以說是始終沒有動搖，縱或在某些問題上觀察的比較模糊，實行的比較猶豫，然而不能說他有屈服的傾向或企圖，從此對他抱有若干懷疑的人們當可釋然了。我們在抗戰中應該多多的互加策勵，不要總是消極的懷疑或說風涼話！

記者首先問：閻先生已提出鮮明的政治口號，這裏近來抗戰的空氣也特別濃厚，希望閻先生能講幾句話，藉以鼓勵軍心民氣，謀抗戰的勝利。他很和藹的說：可以。記者問：閻先

生對於目前的抗戰形勢認爲樂觀的還是悲觀的？他說：這要看我們今後的做法怎樣，我們若能在政治上以民族革命爲抗戰的旗幟，堅決的抗戰到底，則前途極可樂觀，所謂民族革命的要旨，就是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裝民衆，拿民衆作爲抗戰的中堅力量，這才是弱國戰勝強國的康莊大道，這樣在軍事上所遭暫時的部份的失利是不足爲慮的，因爲我們的民衆已經充滿了民族意識。敵人到一個地方貼一張佈告總不能就算亡了我們，而且就敵人的國力言，他雖能侵略我們，然而却不能消化，日本某貴族議員會規勸他們的軍人說，政府還要培養國力二十年，然後才能談到併吞中國，可見敵人的名達之士也承認他們自己的弱點。我們若不能這樣做去，則抗戰的前途就難說了。

記者問：就閻先生觀察，我們今後是不是能舉國一致的舉出民族革命的旗幟，爭取抗戰的勝利呢？他說：現在還看不定。記者問：然則閻先生認爲今後還有和平的可能嗎？若有意志不堅決的人主張和平，閻先生將持甚麼態度呢？他說，在南京陷落以後，和平已不可能了，過去也只聽得說德國大使陶德曼會作過和平提議，別的沒有聽到，我認爲目前已無和平運動的事實存在了，和平之說不惟我們絕不可能，即敵方已絕難做到。敵人這次侵略我們已鑄成大錯，使他們欲罷不能，陷我南京以後，其錯誤愈深，勢成騎虎，他們是不能不將錯的幹

下去，又何能言和？

記者問：閻先生對數月以來抗戰的經驗和教訓能爲我們指示出幾點嗎？他說：我們失敗的原因，可以由古人所說未雨綢繆那句話加以解釋，我們過去沒有做到未雨綢繆的功夫，責任該由誰負呢？我認爲這已往因於百年以來政治上的腐敗，許許多多的原因積聚到現在來所得的結果，國民黨秉政不久，自然也不能於頃刻之間挽回國運，九一八以後，我們的國家雖然已有準備，但無適當的準備，這是沒有做到未雨綢繆的功夫，百年來在政治上既然不能現代化而培養國力，欲在目前求得軍隊之現代化而戰勝強敵，那自然是很難的，所以這次在戰略上戰術上甚至在戰鬥上都表現出許多的錯誤來，不勝枚舉，在戰略上處於被動地位，當爲軍事上失利的重大原因，最令人痛心的是軍紀不良，戰敗以後的軍隊到處亂來，我們不怕失土地，最怕失民心，軍紀不良爲害最大，南京有人說，曾經預料到軍事的暫時失敗，然而沒有預料到軍隊的紀律不佳。我說，我不惟預料到軍事的暫時失敗，也預料到軍隊的紀律不佳，自古以來，凡戰敗的軍隊無不如此，這是軍隊不現代化的結果，何足爲奇？難道我們自己對我們軍隊的素質如何不明白嗎？還能有例外嗎？

記者問：然則今後我們的辦法應該怎樣呢？他說：我們首先要建立現代化的政治，則軍

隊之現代化自非雜事，若是專求軍事之現代化而忽略了政治之現代化，那無異捨本求末還是無濟於事的。記者問：怎樣才能建立現代化的政治呢？他說：我認爲在目前抗戰中，中央政府要提出第一等的口號來。團結國民中第一等份子即最具抗戰堅決意志的份子，於這一口號之下，爲政治機構和抗戰的中堅力量，則國民中第二等份子自然會跟着前進，譬如鐵路上的列車，只要有了火車頭，則車皮就是老一點都可以拖着走的，中國四萬萬人若有一百萬第一等份子團結在政府領導之下，則三萬萬九千九百萬其他比較落後的份子自然也可以跟着走了，反之，假如政府所提出的口號是第二等的而不是第一等的，那麼國民中第一等份子的政治慾望不能滿足，自然就要與政府對立起來，甚至於革命政府便不能不制裁他們，這樣一來國力又要消耗於對內了，如何還能抵抗強敵呢？前邊我所說組織訓練和武裝民衆，並不是對全體國民言，而是指着組織訓練和武裝國民中第一等份子，這就夠了，要普遍的把國民加以組織訓練和武裝，不惟極困難且亦無意義。這就是在目前抗戰中實現政治現代化的最要法門，我們果能這樣做去，敵人侵略我們固然是我們的大不幸，可是要從另一方面想來，却是敵人幫助我們復興民族。

他繼續說：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這種大統一的國家龐然有大的存在了兩千多年。

，這是世界史上實所罕見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眼光專門對內而不對外，時時都在防他的老百姓造反，不求進步，歷代都是如此，便形成了一種腐敗的政治，政府成了專門壓迫人民的機關，後世一旦要反其道而行，自非易事，譬如，歷代因政治腐敗，減輕人民負擔這一問題成爲強有力的輿論，數千年來幾乎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救民之道。現代的國家就不然了，牠不但不減輕民衆的負擔，還要加重民衆的負擔，以爲國家富強之基。你看歐美各先進國家那一國的人民不比中國人民的負擔重？法國英國那一國的苛捐雜稅不比中國多？可是中國就沒有人敢提倡加重人民負擔，你看全國的報紙那裏有登載過這類議論的？去年太原的報紙上曾經登載過，那不過是政府強迫的結果，我們的政府要取消苛捐雜稅，全國報紙也一致擁護這種辦法，我會對孔庸之說過，取消苛雜就是取消國家的富強，過去因爲政治腐敗才有減輕人民負擔的要求，現在我們應該澄清政治，消除貪污，節省開支，不應該只以減輕人民負擔爲富強的方法，這種結果，將適得其反，由這一事證明政治上的改革，要一反兩千年來的積習是很難的，不過，只要我們肯做，事情沒有做不到的，譬如蘇聯，人家埋頭苦幹，一個五年計劃便富強起來了，到現在便無人敢侮，這便是未雨綢繆的成績，我們今後也要打起了這種精神來。

記者問：閻先生目前創辦民族革命大學是不是「製造火車頭」的意思呢？他說：不是的，即是一種隨時救急的辦法，爲的是改造地方軍隊，所謂「製造火車頭」這種事情非由中央政府去辦不可，地方政府絕無這種力量的。

記者問：晉南目前的軍事形勢怎麼樣？敵人最近是否要南犯？軍隊的整理已就緒了嗎？他說：軍隊的整理已不差甚麼了，敵人最近由雁門關向太原集中，由正太路運到榆次方面的彈藥也不少，似乎已有南犯的準備，今天敵人分三路向遼縣和順方向進攻，已被我們打退了一路。

記者問：就閻先生觀察，敵人數月以來對我們作戰已耗去了多少力量？他說：日本夠兵役年齡的國民，至少有三百六十萬，至于能參加戰鬥的兵力，也有二百多萬，今後對我們繼續作戰自然還有力量，不過他們的兵力有準備對蘇聯的，有準備侵略我們的，決不能傾全國之兵以謀我，數月以來他們把原來準備侵略我們的力量已經耗費殆盡了，今後要繼續侵略我們，自然要發生很大的困難，所以我們若能持久下去，自然有取得最後勝利的機會，當忻口戰爭開始之時，敵人原聲言數日以內要打敗我們，當攻到第六天還沒有攻下來，日本國內輿論大譁，非難之聲四起，認爲「皇軍」太沒面子，不允繼續由國內增兵，因爲他們不能把準

備對蘇聯的力量儘量犧牲於中國，忻口戰事延長到二十三天，日本軍部和前敵指揮的高級將官無不着急，不幸我們因戰略關係而撤退了，予敵人以機會，敵入下太原以後，馬上調在晉北之兵於上海，可見敵人此次對我作戰始終是以一部份有限的兵在各綫上調來調去，我們若能於守住上海和忻口之時，由平漢線北進，突破敵人一路，則敵人之失敗亦意中事，可惜平漢線沒有能及時進攻！

談至此，記者因閻氏尚有要公待理，乃告別。（季雲。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臨汾。）

三·晉冀豫邊的中心——長治

從臨汾到長治

晉南的得失，在未來的抗戰過程中，關係極為重大，晉南的東南角兒這個區域，關係晉南的戰局更加重要，長治是這個東南角上一個軍事重鎮，其重要不減於韓侯嶺子洪口兌九齡，那些北面和西面的障地，就戰略的意義言，或者還比較重要，所以記者最近由臨汾到這裏來，打算以長治為中心，考察晉城東陽關沁縣這些地方的形勢，藉以引起全國同胞之注意。

記者二日離臨汾，經過侯馬到高平，翼城到高平這一段公路多半是山地，而且一部份橋樑還未完成，所以車行極為顛簸，由侯馬到高平三百多里路，整整的走了一天，沿途山多松柏，頗覺秀麗，這是在北方所不多見的，不適鄉村的風氣蔽塞，婦女纏足之風仍盛，「三寸金蓮」這句話，我們在這些地方可以得到實際的證驗，「民治」這塊招牌在這個「模範省」整整的懸了二十六年，我們不知道牠惠及老百姓的究竟在甚麼地方？

記者四日在高平住了一夜，這就是秦將白起坑趙國降卒四十萬的地方，這裏的地眷民貧

，雖然有煤鐵絲梨等等特別出產，但因交通不便，求售不易，人民得不到很多的利益，譬如就煤言，煤田很廣，由五六里外運到縣城的煤，普通煤末每千斤只能售洋四五角，明煤每千斤只能售一元，除過本錢和運脚。這些轉運的窮苦人民能賺得多少？鑛主除過本利和捐稅而外，還能留給鐵工多少工資？所以我們想那些鑛工一定是過着非人的牛馬生活，近來因為戰事的關係，交通阻斷，出口和入口的商業完成停滯了，譬如這裏出產的絲，大部份是織成手帕運到蒙古去賣的，現在已不可能了，所以表面上雖然還是昇平無事的樣子，實際上人民已感到無限的痛苦，他們却知道這是敵人侵略我們的結果。

五日上午由高平赴長治，這條公路是一百二十餘里的平川，因為遇見熟朋友，所以能乘汽車順利的前進，我們兩個人和司機擠在司機的坐位上，在記者這已是一種意外的享受，比較坐在車上面受那種風塵之苦好多了，沿途看見不少的山上散佈着鐵苗，無人採煉，自然對我們的給予不為不厚，我們則任令貨棄於地，還自限於一個前後的農業國家，殊覺可惜，然而這次抗戰也許是給我們走上獨立自由的工業國家一個推動力。我們總會有報答自然厚賜我們的一天罷。當午到達長治，因為別的朋友之關照，得到十分舒適的住所，這住所是一家商店，這裏商人對這長途跋涉的旅客予以十分殷勤的待遇，使記者十分感激，午餐後記者便去

分訪這裏的軍政當局，開始了自已分內的工作。

漫話當年

長治是一個頗有歷史意義的地方，禹貢屬冀州，商時爲黎國，秦時置壺關縣，屬上黨郡，戰國時爲上黨縣，屬趙國，明初改爲潞州，後又改爲長治縣，管潞安府，至民國廢府存縣，說起上黨來這算是歷史上很有名的地方，舊劇中所演「潞安州」那本戲的淵源就是這個地方，小說中說：「金兀朮領兵在路上行了一月有餘，到了南朝地界，第一關乃是潞安州」這潞安州就是今之長治，爲甚麼長治在歷史上那樣有名？原因是牠在軍事上居於重要地位，戰國時代，各國東進西出，你討我伐，潞安州成爲兵家必爭之地，宋代金人入寇，由太原魏甸汴梁，潞安州亦爲必由之路，當金圍太原，平陽兵變之時，潞州知府張確曾奏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系，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旣得叛卒必南下，潞城百年不修築，將兵又皆伐邊，臣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惟有一死報國耳」，書屢上不報，宣和八年二月金兵至，或獻謀欲自城東潰圍而出，確怒叱曰：「確守土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汴梁卒因潞州失而危殆，由此可知潞州之重要，今日寇侵我，與宋代金人入寇何異？張確之言卽在今日仍不失爲謀國遠見，今之守長治者亦能效古人，頭可斷

「腰不可屈」的忠勇精神乎？

當金元爭霸中原之際，金將必爾河魯帶會奏言河北利害云：「今河東北之勢，全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

金將納合蒲刺都亦會奏言潞州之重要云：「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銳。鞏縣以北，黃河南岸及金鉤甲橋虎牢關虢州崤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以固潞州」，不幸朝議未從其言，後來潞州破，納力戰而死，金旋亦滅於元，今之長治在軍事上仍有極大的關係，我們希望長治的軍事當局對以上那些古人的識見幸加以重視。

古時的潞安州爲州甚感能在軍事上有那樣的重要性？最主要的原因是由地理形成的。太行山起於河南經河北西入山西，又經晉城長治遼縣平定，東達井陘經鹿而北爲恆山，所經山西各縣隨地異名，大約皆太行之分支，而壺關縣及長治潞城黎城三縣之東境實據太行之脊，朱子語錄中亦說：「太行山，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牠有居高臨下之勢，對其週圍各地均可發揮控制的力量，所以在歷代都爲兵爭最烈之地。

軍事上的價值

今之長治，在全國抗戰的形勢中，固不能盡與古之潞州相比擬，然亦自有其相當的重要性，我們應毋以今日的眼光，將長治的重要性加以分析。

就整個的山西說來，敵人僅僅佔了太原與大同和同蒲線北段附近一部份縣份，山西以東北佈滿了我們的游擊隊，西北佈滿了我們的游擊隊和一部份正規軍，晉南六十餘縣還完全在我們的掌握之中，在軍事上山西還是「華北最後的堡壘」，我們不能認為已無希望，退一步即就晉南說來，這一區域的軍事若與晉北的游擊隊配合起來，還是我們支持華北甚至全國持久抗戰的一個重要點，假使晉南能有長時期或相當時期的抗戰，不但可牽制敵人很大的兵力，使之不能復員，使之不斷受消耗，而且是西北和全國後方的一個重要屏障，可使西北不發生動搖，可使後方作從容的準備，所以保衛晉南也是今後抗戰中極大的任務，再退一步言，即使晉南在將來不能長久保持在我們手裏，然而假若我們的軍隊能不渡黃河，在整個山西展開遊擊戰爭，敵人所能據有者也還只限於鐵路和公路附近的縣份，山西還是「收復失地，保障後方」的根據地，所以我們無論如何，對山西境內的正規戰或遊擊戰要堅持下去的。

我們能够堅持下去嗎？絕對能够的，只要我們有準備有決心，爲甚麼，就正規戰說，我們在呂梁山韓侯嶺和太行山一帶，還有堅固的陣地與充分的兵力，就遊擊戰說，我們在山西

至少有二個重要的據點，即西北，東北和東南，關於西北和東北那兩個據點，記者在過去通訊中會有過詳細的說明，現在我們專來說東南上這個據點，山西的東南部完全為太行山的支脈所分佈，平原很少，民間的小米高梁等糧食足供軍隊一兩年的食用，敵人現代的軍器在這個區域裏最難發揮威力，假使我們能把游擊戰和正規戰聯合得很好，能把民衆組織和食糧的分配準備的很好，我們在軍事上一定可以居優勢，山西東南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有兩個重要地方，即長治和晉城，就軍事上言，長治較晉城更為重要，由長治向西經過高平至侯馬有一條公路，可以控制同蒲路南下的敵人，由長治向南至晉城的公路長二百餘里，可以控制道清路的東段，可以掩護鞏洛鄭，由長治向西北至子洪口的公路三百餘里，沁縣至子洪口一段完全是山嶺，那裏我們已經有相當兵力，退而可以掩護長治，進而可以威脅同蒲線而縣太古的敵人，由長治向北至和順遼縣達昔陽平定，那一帶也是險峻的山嶺，已有我們的遊擊隊作下相當根據地，與河北省贊皇一帶的武裝民衆聯合起來，不斷的可以威脅正太路西段和石家莊順德一帶平漢線的敵人，由長治向東北經過潞城黎城至東陽關的公路約一百二十餘里，出關經豫北涉縣武安的邯鄲約二百里，那個關退而可以為長治的掩蔽，進而可以不斷威脅邯鄲磁縣的敵人，東協關以南經過平順壺關至陵川各縣的東境，有虬梯關玉峽關等十餘小口，山峯險

狹，不利於敵人現代的軍隊行軍，頗利於我們游擊隊的進出，可以不斷的威脅由平漢綫南下的敵人，反之，假使長治爲敵人所佔，則山西東南這個區域我們在軍事上便要陷於困難地位。

冀晉豫邊區的中心

敵人是不是有侵入長治的企圖呢？那是無疑的。我們看看敵人的佈置便可明白，敵人對晉南固然打算突破韓侯嶺，佔我臨汾，向西抄我臨允公路（臨汾至允九峪）的後路，再南佔我曲沃侯馬，向東由我侯長公路（侯馬至長治）抄我長治晉城的後路，然而韓侯嶺之突破，敵人一定要付相當高的代價，即使能突破了韓侯嶺，也還不能解決晉東我們側擊的威脅，所以敵人對晉南在戰略上還是最注意進攻晉東，因而敵人不願單獨在韓侯嶺方面受犧牲，他們同時還注意進攻子洪口，目前敵人在祁縣一帶的增兵，就是這個目的。攻子洪口就是爲威脅長治，然而這還不是保險的辦法，所以敵人的進攻與平漢綫的進攻配合起來，一方面由東陽關進攻長治，一方面由道清路進攻晉城轉趨長治，可是這樣敵人的兵力還是不夠，所以敵人先謀蘇皖魯方面之發展，企圖進一步由蘇州西進，以比較優勢的兵力分佈於各綫，夾攻晉南，特別是山西的東南方面。因此我們說晉南和冀南的戰事將要因敵人在蘇皖魯方面的進攻而遲早爆發起來的，因此我們更可以明白長治在未來軍事上的重要性，長治不但在晉南

是一個重鎮，而且這是冀晉豫邊區的一個中心，其得失不但關係晉南，而且關係到冀南豫北豫西的安危。

長治近影

目前我們不但在軍事上要作充分的準備，特別注意在子洪口東陽關等地的配備，而且還爲各軍很好的分配將來的游擊區域，要有專門組織民衆準備軍糧的工作，不然將來恐怕要讓生軍隊搶渡黃河或軍民爭食的現象，那對晉南的全局也許發生很大的不良影響，山西東南這一區域的文化比較落後，民智未開，故民族觀念很淺薄，這是很可慮的一件事情，敵人最近由武安涉縣方面派來些漢奸偵探，警察已捉到幾個嫌疑重大的漢奸，所以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工作刻不容緩，山西東南整個的都是地瘠民貧，長治也是一樣，長治縣城很堅固，街道特別寬大，一看便知道是歷代的軍事重鎮，不過人民十分貧苦，縣城內沒有大的商店，我一籌可以吃飯的飯館也很不容易，滿街所見大都是鳩形垢面的人民。談起教育來，以長治與晉豫較好，長治有四個中等學校，現在都因時局關係停課了，一般的說來，教育還是落後的，與江浙一帶比較起來，至少相差五十年。這裏有個縣民衆動員實施委員會，由機關會公道團與縣政府共同組織，負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裝民衆的責任，也在舉行壯丁訓練，每期四百人。

和沁縣方面都有充分的配備，東陽關外涉縣與武安一帶又有口口口部的遊擊隊活動，予敵人極大的牽制，所以東陽關方面可以無慮。第口集團軍副司令也駐在長治，不過沒有多的兵力，口口口部在豫晉接界的口縣，沒有多的軍隊，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了，這部份的散兵對豫晉邊界的人民過去頗有騷擾，一次有該部散兵一兩百人盤據潞城縣某村，婦女們逃到山中，被其偵知，包圍之後，加以搶劫姦淫，當地駐軍則礙於友軍的面子，不便制裁，這是很可惜的！

四川的健兒

李口口將軍所率這一部份川軍，在四川即以善戰出名，中央原來調他率部一師出川參加抗戰，他請求率全部出川，由這一點事實已可證明他是一位具有濃厚民族觀念的模範軍人，由他以次的高級軍官以至士兵，看起來都很有朝氣，槍械原來在川軍中就較他部整齊，最近中央又給予相當補充，已可應戰，士兵的棉衣已經由中央發給，給養則由中央所設兵站予以充分的供給，軍餉也能照常發下，故官兵人人興奮，準備殺敵，軍隊的紀律也極為嚴明，可以說對地方是秋毫無犯的，記者三日來不時的往來市面，很少看見兵士冶游，這與過去我們在山西其他方所見的口軍大不相同，所以當地的老百姓個個稱頌，我們認為這是戰勝敵人的

第一個條件，李將軍能注意及此，不能不使我們對抗戰的前途慶幸。軍部參謀長魏口口師，長李口口，參謀長李口口，記者都會一一的去訪問過，他們全都表現出一種有我無敵的堅決態度。魏參謀長對最後勝利具有極大的信念，他說：「我們不能到敵人的國土上去殺敵人，已是極大的恥辱，今日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殺敵人，還不準備犧牲流血，那還算甚麼軍人？」這些話都係出於至誠，毫無虛飾，令人可佩！李師長對於數月來我們在抗戰中的弱點，對於敵人的弱點和優點，都說得很中肯，可見他是一位很用心的軍人。他談過去在四川會參加過大小三百多次內戰，這次是第一次出川，能將過去參加內戰的那種精神轉而運用於民族戰爭，覺得十分痛快，十分榮幸，他說川軍此次出川參加抗戰的已有口口口師，留在省內者不過口口師，由這一點我們認為四川軍人已獲得極大的榮譽，此外記者還會到第口集團軍副司令部的參謀長謝口口，他是辛亥時代的老革命家，為人和藹而長厚，對於抗戰認為非持久的幹下去不可，所談多具卓見。

一片血誠話

記者六日赴某處訪問李口口將軍，他穿着很質樸的武裝，短小精悍，態度沉着，一見而知其為一位多謀善戰的將領，記者問他可不可以發表一點對抗戰前途的意見，藉以鼓勵軍心

民衆？他說：過去中央主張先作抗日準備，待機而戰，即和平未到絕望時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必要的時候受點屈辱，在國家的政策上計，也不算得甚麼，譬如歐戰中德國戰敗之時，凡爾賽那種屈辱的條約牠也可以接受，近年牠的國力漸漸恢復了，牠可一手撕破任何屈辱的條約，英法對牠也沒有奈何。可是偏偏有些人反對中央，主張立即抗日，現在既已抗日了，爲甚麼又有些人在觀望呢？可見以前主張抗日的動機並不純正，不過希望中央受外力的牽制，以便鞏固或擴大自己的權力罷了，目前抗戰不過剛剛開始，有許多人時時刻刻的希望國際發生變化，希望人家快點幫助，這種依賴他人的心理，也證明以前主戰抗日的動機並不堅決，剛剛受到一點挫折，就驚惶失措，要知道國際間的利害，關係不同，誰肯犧牲自己幫助別人？只要我們能持久抗戰，國際間的變化自然會有的，自己不努力，專希望人家表示慷慨，那是空的，譬如歐戰時，戰爭爆發於一九一四年，英國在一九一五年才參加，所遭的危險局勢並不減於今日的我們，比利時的中立完全被破壞，政府也遷移到巴黎以外，然而危機以後還是渡過了，我們今日爲甚麼要那樣着急呢？我希望國人把上述那些不純正不堅決的毛病完全改掉，團結一致的堅持下去，抗戰是大有前途的，記者問他觀察敵情最近是不是要進攻晉南？若是進攻，還是由北南犯呢，還是由東陽關方面西犯呢？他說：

目前還不能斷定，記者問：山西東南在晉南的抗戰中，所居地位極為重要，這裏的軍隊所負的任務也極為重要，按目前的軍事配備言是不是已有把握？他說：東陽關方面已有充分配備，不足為慮，惟希口口口方面的友軍能支持下去，則口縣亦可無慮，長治一帶自能鞏固，記者問：萬一我們被敵人突破時，軍隊是渡河呢？還是堅決的不離山西以游擊戰與敵人繼續週旋呢？他說：我們是聽命令而行的，中央要我們繼續在山西抗戰時，我們絕對不避艱險，不過我認爲要這樣做就要早作全盤策劃，我們萬一要與後方斷絕時，軍糧如何解決？爲要避免發生軍民爭食的現象，就必須早作準備，談至此記者乃與辭。

記者在這兩天與各軍事長官的談話中，得到一種極深刻的印象，就是大家都真的準備爲國家民族而犧牲，毫無畏縮苟安的心理，我們還希望大家在戰爭中把這種忠勇的精神再去作實際的發揮！（季雲。廿七年一月七日，長治。）

四·東陽關

敵人現正集中其主力南北夾攻津浦線，我們因此線關係抗戰全局特別是關係華北甚至西北未來的形勢極為重大，故亦以全力挫敵，最近數日以來，各方面都證明山西和平漢線敵人的兵力已先後部份的轉移於津浦綫，這兩方面的敵軍在目前還沒有力量大舉進犯，所謂平漢線正太線同蒲線某些地方最近敵軍之暫時增加和不斷侵擾，還是一種烟幕作用，或局部的進攻，這幾方面敵軍增來增去，還是原有的那些兵力，不過把甲地的兵時而移駐乙地，忽而又移駐丙地而已，其目的何在？據各方面推測，大概爲（一）防我們策應津浦線的抵抗而由平漢同蒲等處反攻，（二）牽制我們的兵力，防我們向津浦方面轉移，（三）試探我們的主力所在，準備於必要時進犯，（四）佔領某些局部的陣地，準備正式進攻時的便利。

不過，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忽視同蒲線與平漢線，敵人在必要的時候是一定要進犯的，在這方面的進犯，敵人特別重視晉南，對於晉南又特別重視爲平漢同蒲正太和道清四條鐵路所包圍的山西東南，假使長治在軍事上是山西東南的樞紐，則子洪口東陽關等處都是長治的重要門戶，據各方面的觀察，敵人將來進攻晉南，不但在北面要把進攻韓侯嶺與進攻子洪口

配合起來，而且要由平漢線向東陽關等處的進攻與對子洪口的進攻配合起來，所以記者於九日由長治來東陽關視察這邊的形勢。

長治到東陽關一百二十餘里，經過潞城與黎城兩縣，公路大部都因軍事關係，由我們自動的破壞了，所以只得乘騾車前往，大部分道路極為崎嶇，差不多要走兩天，才能到達。

東陽關是太行山通冀晉的重要關口之一，太平天國革命之役，林鳳祥會率兵由此入晉，謀奪取太原，後來清廷因此才感覺這個口子重要而建立東陽關，關口距關市約五里，原建關牆已傾圮，僅有遺跡可睹，關口爲一磚洞，額刻「中州外翰」四字，實際上就原建東陽關言，並不險要，在現代戰爭上已不能視爲很好的陣地，一般人所說東陽關之險要是指關口以外太行山之險要而言，這裏太行山之險要並不減於雁門關娘子關的形勢，我們讀一讀魏武的「苦寒行」便可知道，那首詩說：「北口太行，艱哉何崔嵬，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烈，熊羆對我躡，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抑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袒糞行取薪，斧冰枝作糜，悲徇東山詩，悠悠使我忘。」白香山「初入太行山」亦云：「天冷日不光，太行峯蒼莽，嘗聞此中險，今我方能往，馬蹄凍

且滑，羊腸不可上，若比世路難，猶自平如掌。」

記者曾登東陽關故址，東望峯巒起伏，真是嵯峨蒼狀，寒風凜烈，直使皮膚發疼，由西口至東口達三四十里，全爲山嶺，僅兩山壁立之間，有乾涸的河道可行，山峯高者達兩千公尺左右，低者亦有一千公尺左右，出關卽爲豫北涉興，涉興稍向東北行一百四十里爲武安，武安東南六十里爲平漢綫之邯鄲，涉興向東南行一百五六里爲彭城鎮，彭城鎮稍向東南行三四十爲平漢綫之磁興，這是敵人由平漢綫進攻東陽關的兩條大道，近來順德的敵人增加到約二萬人，步騎炮兵都有，邯鄲敵增加到千餘人，爲一〇八師之金發聯隊與犍野炮隊，敵近來想佔我涉興，並消滅涉興武安一帶我某部騎兵與孫殿英部游擊隊，於上月末已開始進攻，這可說是進攻東陽關的「預備戰」，上月二十七日敵河西少佐率聯合兵種千餘人，附砲十五門，坦克車六輛，攻武安興城，當時我游擊隊因武安無險，在形勢上不能久守，乃放棄興城西向太行山邊撤退，完全爲戰略關係，城遂爲敵所佔。前數日敵因我游擊隊威脅，不惟不敢繼續向涉興前進，有時又放棄武安東退，至本月十日敵忽又分三路由武安西進，其企圖似乎還在消滅涉興一帶我游擊進，尙未至進攻東關的時時礙。

磁縣的敵人千餘人於上月末進抵彭城鎮，三十日晨佔領。我游擊隊退至該鎮西北與敵對

侍至今，因為該鎮在平原，戰略上不能不放棄而退至太行山邊作戰。本月三日，該鎮的敵人增加二三千人，會有四百餘人西進，似欲斷我涉興至林興的聯絡綫，但至今敵時進時退，尙未敢向西深入。

東陽關的形勢既甚雄壯，我們的工事經某敵部數月以來先後相繼修築，陸地長達五六十里，極為堅固，敵若由涉興稍向西行入山口，必覆受到極大的打擊。據東陽關守軍某長官語記者，敵人若來攻東陽關，必難得逞，敵人的現代化兵器不便入山，即入山亦難發揮威力，如山中道路我們已破壞，敵之坦克車不便前進；敵人沒有與我們對立的山頭，大炮難有作用；飛機在一千至兩千公尺的山上飛行，若欲避我們的步槍射擊，至少還要在山頂一千公尺以上飛行，如此不但投彈目標不準，而且高空風烈而寒，尤為不利。第二，敵人現在山西和平漢綫的兵力不夠，不敢冒險，第三，關外有我們的游擊隊可予敵人相當牽制，結局敵人或將視津浦線的形勢如何而再定攻晉方針，或將避實擊虛由東陽關南北的小口偷入。襲我東陽關或潞城長治的後方。

敵過去在山西作戰，慣於運用迂迴戰，避實擊虛。雁門關雖險，然而敵人並沒有攻雁門關正面，娘子關雖險，然而敵人亦並沒有攻娘子關的正面，韓侯嶺雖險，可是敵人却似乎注

意由于洪口方面側襲，東陽關方面恐怕也將有同樣的情形。以東陽關之險處，敵人敢奮攻入，一定要付極大的代價，必不爲敵人所取。假使津浦線我們能打回敵人，假使平漢線道清線以至隴海線能鞏固而持久下去，假使韓侯嶺子洪口等處能無所慮，則敵人改由平漢線進攻山西東南，大概要偷進小口，尤其以偷進東陽關以南小口的時機爲多，因爲和順遼興一帶我們的游擊隊已有相當基礎，敵人由東陽關以北的小口攻入不易，不久以前敵人進攻和順遼興已經失敗，自不敢再在那一方面冒險，本月九日，順德的敵人分三路西進，似乎東進攻晉極關，威脅遼興，然而敵人還只在離開平漢綫二三里地區活動，與贊皇附近我游擊隊週旋，並未敢深入。

東陽關以南，經過潞城，平順，壺關至陵川各縣，有十幾個小口，特別是平順以北的虹梯關和以南的玉峽關，爲敵人所注意。所以彰德的敵人二千餘人，附炮十餘門，坦克車十餘輛於上月廿五日進攻以東四五十里水冶鎮，當時我們因戰略關係，退至太行山邊迎敵，該鎮遂於二十九日被佔，敵人近數日來有由該鎮前進進攻林縣的企圖，因爲那裏入口至平順是一條大道，由平順南可直接威脅長治，可達潞城，抄東陽關之後方，林縣西南之分洞鎮近亦爲敵人所注意，可見敵人確有接東陽關而偷進小口的企圖，不過，我們的軍事當局已注意及此。

，對各小口均已準備，敵決難逞。

要守東陽關和其以南的諸小口，不但要注意各口工事和兵力，同時還要注意在各口外的游擊戰，牽制敵人，使敵人不能抄近各口，第一戰區的司令部長官現已注意及此，對林縣已增派很精銳的部隊增防，因為那裏原有的駐軍口口部，不但兵力單薄，而且紀律不佳，與民衆的關係很不好，不能保衛林縣於無慮也。

我們的當局對山西東南的防務既如此注意，而該方面的地形又那樣有利於我們，所以各方面的態度都很樂觀，東陽關方面近來入關的難民一天一天的不斷，大概都是邯鄲磁縣武安彭城鎮一帶的老百姓，有的步行，有的騎驢，男女老幼都有，頗爲狼狽。記者所遇見的，多爲武安和彭城鎮的難民，問他們爲甚麼要跑？他們說敵人來了，不能安居。問他們敵人到了以後怎麼對待我們的人民？他們說在敵人來的以前就離開家裏，所以不明白。由此看來他們全是毫無意識的亂跑。東陽關稍有資產的人近來也都遷走了，不過這裏的市集每天還很熱鬧，涉縣的柿餅運入關的很多，黎城潞城長治一帶的人，多到這裏來買，因爲這是舊歷年節一種時髦的「年貨」。(季雲。一月十日，東陽關。)

五·保衛晉南

山西的戰局，自太原不守後，可以說入了沉寂的狀況；這是由於敵人停止南攻，集中兵力，對付晉北，正規軍撤退晉南藉以補充，整理，休息。在最近半月來，晉東發生戰事後，山西的戰局，又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

半年來抗戰的血與淚告訴我們，毫無疑問地，敵人在軍事上進行着侵華戰略的一貫帶有殘滅性的大迂迴，以突分進合擊的效能。現在仍用這一戰略，脅威武漢，夾南擊晉，記者在通訊中，早經指出這一點。

敵人採取這種帶有冒險性的戰略，是否得到成就？不可諱言地。由於我們軍事上政治上的弱點，便利了敵人的冒險。我們且拿太原做例子吧，當敵人由大同進攻太原的時候，牠以正面作主力，沿着同蒲線北段向南挺進，同時又由石家莊，娘子關出兵，沿着正太路西進，抄襲太原之後，牽制我忻口作戰部隊，迫使我不得不移新陣地，敵人遂達到分進合擊之效，短短的四天，太原終於淪落於敵人之手了。

在敵人戰略上，不僅採取這種冒險性的戰略，而且實行着避重就輕，突擊弱點；又由於

我軍過去的互不配合，而敵人又得到意外的成功。這，我們再拿雁門關做例子吧。當敵人進攻雁門關的時候，牠深知雁門關及其東西附近形勢險要，而其構築有堅固的國防工事，攻奪困難，牠在正面用一部向雁門關及其東西之楊芳口，茹越口楊兵進攻，用其主力則繞道蔚縣向我國防工事薄弱之平型關進攻，企圖突破平型關而繞至雁門關以南，則雁門垂手可得。

在目前，敵人仍然進行着這一套慣用的戰略：在南戰綫上，牠集中兵力於津浦路南北段，逼取徐州，企圖打通津浦綫，將以主力進窺鄭州，截斷隴海綫，平漢綫，與信陽之敵會合，然後沿平漢綫南下，再與長江兩岸之敵會合，進攻武漢；在西戰綫上，牠將以隴海路主力，配合着黃河北岸之平漢綫與同蒲路北段之敵，形成一種包圍形勢，企圖殲我晉南的抗戰軍，而攫取晉南敵人的如意算盤！

三個月來的山西戰況，以韓侯嶺爲界，敵我對峙着。韓侯嶺爲我晉南屏障，呂梁山與太行山交點於此，峯巒起伏，綿亘百餘里，形勢極爲險峻，而且我構築有堅固的國防工事，兵力雄厚，配備亦極嚴密，士氣旺盛，臨險扼守，敵人深知實難得逞，更因爲晉北遊擊隊的活躍，威脅牠四條鐵路，不斷地在襲擊，使牠不得不改變軍事的方向。

一月以來，敵人在晉北採取守勢，惟恐我反攻，不得不用種種方式，虛張聲勢，掩護自

已。在祁縣，太古，太原，交城等地，頻頻調防，白天進東門，夜晚出西門，勒令民夫，搬運子彈，自此移彼，自彼移此，據逃來的人講，十箱子彈，充其量不過兩三箱，其餘全是磚頭瓦塊，連派飛機，轟炸汾陽，文水，沁縣等，在祁縣，交城，強迫民夫，構築工事。觀此情況，目前正面尚無南攻模樣，而且也沒有大規模地進攻晉北遊擊隊的趨勢。就此來看，我們不能幻想敵人不進攻晉南了，我們不可以認爲高枕無憂，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地去明白敵人有所新的企圖呢！

在晉東，敵人集中主力於平漢綫與正太綫，窺我晉南，八九日敵由昔陽，平定分三路西犯，被我軍擊潰，十一日敵增兵邯鄲離達兩萬餘，由武安，彭城，涉縣，進犯和順，遼縣，企圖打通西北兩戰區；再由武安，涉縣進窺東陽關，以威脅長治。北佔和順，遼縣，榆社，與太原，祁縣敵合，我韓侯嶺部隊，腹背受敵；南佔晉城，長治，西向臨汾挺進，則晉南不戰自亂！這是敵人進攻晉南的計劃。

晉南是收復山西收復華北的軍事政治根據地，記者在通訊中，在在強調著。不僅如此，就全國抗戰形勢而言，山西是國防的最前線，在山西抗戰的經驗，可以做全國抗戰的借鑑；山西抗戰運動的積極性，可以做全中國——最低限度可以說華北——的模範。六個月的抗戰

。把山西鍛鍊成民族革命戰爭最有力的一環，或爲西北乃至全國的一道長城。可以鞏固西北，使敵人一籌莫展；可以做全國後方的屏障，俾使全國後方得有充分的準備，增強抗戰力量。因此，保衛晉南是山西抗戰軍與抗戰民衆目前唯一的中心任務！

我們爲了完成這一神聖的任務，記者謹向前綫的英勇將士和後方的苦鬥的民衆，有如以下幾點貢獻：

(一) 立即選派精悍英勇的機動部隊，長期在平漢與正太兩線活動，澈底破壞這兩綫的鐵路，斷絕敵人的交通；

(二) 調遣陝西，河南堅強部隊，集中隴海線，阻止敵人西犯；

(三) 在東陽關，子洪口，和順，遼縣，晉城，長治等地，立刻充分配備雄厚兵力，保守各該地；

(四) 對同蒲，平漢線上的抗戰軍，最大限度地政治動員起來，提高抗戰情緒，加強戰鬥力量；

(五) 接近前綫的正規軍，必須互相策應起來。堅持主動地位，積極進攻，以免被敵人各個擊破；

(六) 正規軍的游擊隊大量地組織起來，擾到敵人後方去，大胆地展開游擊戰；

(七) 正規軍與游擊隊緊密地配合起來，很靈活地建立起我們的交通網；

(八) 普遍地發動民衆，採取有效辦法，澈底肅清漢奸敵探，并授與民衆裁判漢奸等的最高權力；

(九) 廣泛地發動晉南的游擊戰，正常地與正規軍配合起來，積極進攻普陽，平定等地之敵；

(十) 積極組織民衆，偵察警戒，封鎖消息，破壞敵軍交通，維持我軍交通，協助軍隊，構築工事；

(十一) 派遣大批軍事政治幹部，深入敵人後方，號召敵人後方的人民，破壞敵人的交通，無綫電台，及其他一切工具；

(十二) 爭取爲敵人所驅使的滿蒙軍及反軍閥的日本軍隊中的青年鬥士到我們陣線上來，脫離敵人的壓迫，瓦解敵軍。

只有這樣，才能給打擊者以打擊。很清楚地，敵人目前對中國的進攻，是軍事與政治并進，企圖在這「變管齊下」的政策下，滅亡了中國，在政治上，牠無恥的承認了牠一手扶植

起來的北平爲「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否認我國民政府，採取斷絕外交的方式而強調「既成事實」。十一日敵御前會議，公然決議否認我國民政府，堅持繼續對華侵略的軍事行動，繼之廿二日敵相廣田在會議上公敢宣佈對我和議條件四條，御用德使向我提出，企圖使我屈辱妥協。在軍事，積極逼取徐州，威脅武漢，將集中主力於隴海線，沿鐵西侵。增兵正太，與平漢兩線，從我側翼進攻晉南。

敵人這種猖狂妖氛，烏烟瘴氣地圍繞在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黃帝子孫的身邊，這只有使我們憤怒，使我們激昂！我們堅信我們的團結力量，抗戰決心，勝過敵人的飛機大炮，敵人的侵略野心，將在我們這種偉大的信念下一敗塗地！

同胞們，起來，賭着生命來保衛我們的晉南！（尊一。一月廿四日，臨汾。）

六。棄守臨汾

記者於二月廿二日由西安重赴西戰場上去。二十三日上午九時左右渡過黃河，當天下午二時五十分乘同蒲車北上。全列車多係軍人及各地投考民族革命大學及隨營政治軍事學校的青年男女，從他們的談話中，得到津浦線我抗戰軍的英勇史蹟以及其他各地民衆運動的實況。兒童玩具式的同蒲車，正如「孔雀東南飛，十里一徘徊」的名句。風陵渡距臨汾不過五百多華里，整整搖晃了一夜，僅走了不到三分之二的路程，真急煞人！

到了第二天。沿路停站，每到一站，至少要停一個多鐘頭，詢諸騷擾兵，才知道爲了「錯車」。這一天南下的列車，竟達十餘次，一部份是難民，一部份是傷兵，其他一部份是軍用運輸車，而今一部份做了運輸「眷屬」的專車，每輛車頂上，都踞坐着難民，他們都以驚奇的眼光注視着我們，在北上下車交錯的當兒，乘機隨車詢問他們，得悉「前方吃緊」消息。

和記者同座的有一位駐防霍縣的軍官，關於西戰場的過去與現在，我們交換意見很多，談得頗爲投機，他願意負責介紹，借記者赴陣地視察，這位軍官一口流利的談吐和誠懇的態

度，使人異常感激，遂決定先往最前線去，然後再到臨汾。

我們的列車到達臨汾車站時，這是廿四日晚九時許，在此停留片刻，仍繼續北上。這時候，臨汾的車站，列車停居得很多，乘車的男女老幼，大多都帶著行囊和籠筐，擁擠在車站上，喧囂之聲，揚溢四野。探頭窗外，仔細觀察，每個人的面孔，神情雖然看得模糊不清，但就他們的手亂腳忙的樣子看來，也知道情勢不佳了。當我們列車走過臨汾北不到二十里，前方的大炮聲，隱約可聞；一過了洪洞，大炮聲，發槍聲，步槍聲，已經聽得更清晰了。從洪洞北南下的傷兵車，一列一列地奔馳下來；從靈石，南關鎮，霍縣逃下來的難民，扶老攜幼，背的担的，絡繹不絕。此時，這位軍官從傷兵車裏找見了本部傷兵，得知霍縣已被敵攻陷，部隊已撤退，但不知移到何處；因此我們不再前進了，而且車也不能北開了，我們跳到傷兵車裏，掉頭南下。車一到洪洞車站，記者正打算下車進城去探聽一次，忽然一羣人湧進車上，車門已作軋軋聲，這是洪洞的逃難者，一位電隊的職員說，現奉命全部撤退，所以城內各機關，一律遷移，從而得悉洪洞已放棄矣。

我們的列車到臨汾車站時，已是二十六日早七時，車的前後左右，早有成千成百的各式各色的人在翹望著，併不等車進站，兩傍的人直如歡迎什麼要人似的沿鐵路兩傍站著，當車

停住時，一擁而搶上車，車門塞住了，上車的人不能進車，下車的人不能出車，記者突然計從心上來，便不顧「乘車規則」從車牕跳下來，準備進臨汾城，奇怪得很，穿著「號褂」的脚夫，檢查行李的憲警，不再見了。出了車站，靠著車站賣零食的小販攤子，只剩下斑斑的痕跡，這種景象益使人增加傷感！

一進臨汾城，敵機來襲了，井沒警報，市民紛紛逃入地洞，敵機在上空盤旋的時候。也聽不見高射炮機槍的聲音，頗覺奇怪，詢諸避難的難友，才知道高射砲在前幾天已經撤銷移到別的地方去了。敵機毫無忌憚地大投其彈，燬我民房多間，死傷平民十餘人。敵機飛去後，即逕往前十多天住過的旅館，但門上已經落了鎖，記者陷於無可奈何的境地，把行李放在一家商店的門口，大胆地去訪各軍政當局，但是各機關都是剩下了空房，不禁索然。再由原路回來，已是晚八時左右，街道上稀疏地有幾個行人，記者已經被疲勞扯服，連身騎在鋪蓋捲上，屋檐爲帳，磚地爲床，呼呼入夢了。被夜寒侵襲醒來，已是二十七日上午兩點鐘了，全街是漆黑的，一條灰色的馬路，長長地懶洋洋地躺在街心，遠遠傳來城北的大炮聲，也聽到城外車站嘈雜的人聲。這當兒深深感覺到此次來臨汾所抱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恨悔自己來遲了一步。「往那裏去呢？」心頭忽然泛上了一個悲哀的念頭。車站上的人聲如海潮般

地吼叫著，火車的警笛，沖破了記者的沉思，抖擻了一下精神，懷着忍痛的心情走出臨汾城，再到車站。問明了路警，才知道這是最末一次南去車，於是奮勇擠上車，儘管人們說：「沒有空了，」硬著頭皮像加木楔子一樣插進人堆了。

當車開到臨汾第一站——張禮村（距城三十華里），東方才發白，臨汾城北連發的大砲聲，清晰可聞。到了第二站——史村（距城六十華里）車站上發了警報，人們跳下火車，遍地伏下了。這其間，知道傷兵車裏有一位負傷的營長某君，記者特趨與談話，據說敵人進攻晉南，仍用大迂迴的戰略，西路兵力約有萬餘，正面只不過三千兵力，二十三日靈石失守，二十四日南關鎮失守，二十五日敵人再陷大麥郊，由雙池鎮向東挺進，霍縣又告陷落。我軍事當局，因敵人不從韓侯嶺進攻，而繞道汾西，腰擊晉南，韓侯嶺的堅固工事已失作用，趙城，洪洞臨汾無險可守，遂下令全部撤退出城，散布城郊以外，據點扼地，敵人的步兵并不及我軍的戰鬥力，所可慮者是敵軍的飛機大炮唐克車的火力，并以空軍協助作戰，敵軍進佔臨汾時，全係騎兵及唐克車。

第二天下午經過解縣西關，這裏是關雲長的故里，建築著關公廟，前後共有十多進，綠瓦亮脊，莊嚴華麗，令人肅然起敬。熟悉該地掌故的人，向同車大家作了簡單的介紹，紛紛

探頭瞻仰，大概觸動了這位受傷的營長情感，突然推開大家，以嚴肅的神情看了看，遂回關廟致一軍禮，悲傷的然而不是憤慨的說：「關夫子，你老應該大顯靈威，救救我中華民族的兒女們吧！」二十九日上午四時到風陵渡，從山西逃往陝西的難民，運回的傷兵及其眷屬，黑鴉鴉的散在河灘，天還沒明，沿着河岸上早就擺列得像一道河堤，眼巴巴的盼望著船來渡他們。

在潼關遇見了幾位××前綫歸來的戰士，據談：自上月敵軍進犯晉甯以後，我游擊隊更顯得活躍，在崞縣，忻縣等地常常斃敵百人乃至一千兩千消滅敵人。上月二十二日，我游擊隊迫近太原城，二十四日一度攻進城內，二十五日我游擊隊與正規軍××師之一部，已經收復平遙，介休，敵受巨創，其他各地，破壞敵人交通，截獲敵人軍火糧秣，敵軍特組織加大的工程隊，強拉戰區的民夫，專為應付這一難關。

半個月來晉甯各地，相繼失陷，在軍事固然是相當的失利，但只要能把握住目前戰局敵我的形勢，絕不會悲觀的。本來敵人深入我內地來作戰，一貫採用著六迂迴的戰略，這是有十分冒險性的，只要我們在戰略上取到主動的攻擊戰，敵人勢必大遭慘敗。晉甯自臨汾以上洪洞，趙城，霍縣等地縣城，我軍自動撤退，分佈沿線各城郊，這是有計劃的軍事行動，

誘敵深入；子洪口，太谷仍在我手。如果我軍配合得很好，敵人已成甕中之齏，不難一鼓而蕩平！（尊一。三月二日，西安。）

七·黃河防禦線

記者這次視察了東戰場的徐州和曹縣兩處以後，順便經過開封，鄭州，洛陽，陝州等處視察，藉悉黃河南岸的防務，今日已回到潼關，這裏也是黃河的重要渡口之一，關於黃河在國防上的價值，記者沿途的通訊中會略加說明，現在再讓我們作一次總的估價罷。

我們要保衛華中，起碼要先保障隴海線之安全和完整，欲達此目的，我們必須在黃河以北作全線反攻，至少要能牽制敵人，使其大炮的射程不能達到隴海線，失去渡河的便利，我們絕對不能視黃河爲「天險」，希望能長久固守南岸而苟安，在黃河以北去反攻，這樣我們便立於主動的地位，則隴海線之安全和完整便有希望，我們若放棄反攻而固守南岸，這樣我們便立於被動的地位，無論我能配備多少重兵，恐終難免被敵人突破一點。閻錫山氏說：他三十年以前，曾經由日本方面收買過日本準備在將來對俄戰爭中對付中國的祕密軍事計劃，其中說日本對俄作戰以前，一定先要征服華北，在黃河沿岸作一「黃河防禦線」，屯兵三十萬，然而現在日本的計劃完全改變了，他們已下決定心，要滅中國。所以絕對不能以黃河爲其侵略的止境，隴海線的中段，開封到潼關，完全與黃河平行，差不多處處都在敵人大炮的

射程以內，特別是鞏縣，陝州，靈寶，閿鄉和潼關那些部份，幾乎就是在黃河岸邊，即使敵人暫時不渡河，隴海線還能安全嗎？看了近來敵人在孟縣炮擊汜水鞏縣孝義那些車站的事實，便可知白黃河在國防上的價值了，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存以黃河爲「天險」的心理，我們利用黃河可以給予渡河的敵人以打擊，那是毫無疑義的，然而若要永遠阻擋住敵人，那恐怕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近來增援魯西，豫北和晉南，積極反攻，在戰略上說，這是十分正確的，這正是保衛華中，保障隴海綫之安全與完整的不二法門，可見我們的當局根本就沒有依賴黃河這個「天險」的心理，自然同時在黃河南岸的各要隘佈置重兵，建築工事。那也是必需的，不然敵人也許已經在某些地方偷渡了，不過，我們在長期抗戰中，就各方面加以考慮，也許無力在黃河以北作全面反攻，也許反攻還暫時的或部份的要受到挫折，假使如此，我們也要在黃河以北普遍的開展游擊戰爭，使敵人處處受到牽制，不敢冒險渡河，不能在黃河北岸上佔領許多城邑向南岸炮擊破壞我們的隴海綫，現在華北各地還有我們的正規軍口口口萬，又有許多不會統計的游擊隊，開展游擊戰是不難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組織這一游擊戰爭，要整理那些散漫而不整齊的游擊隊，總而言之，要作通盤的籌劃，譬如對這一游擊戰爭怎樣領導並擴

大，不使各自爲戰，受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怎樣整理，使某些游擊隊脫去土匪的色彩，不引起民衆反感；怎樣長期的繼續不斷的供給其給養，械彈和醫藥之類，使之有所憑藉。就晉南言，在二三月間，民間正在青黃不接之時，本身生活已成問題，實在無力供應大量軍糧，若不幸而釀成軍民爭食的現象，對於抗戰前途是十分有害的，阻止各部渡河，自然很對，不過要很快的爲他們籌劃給養等等。

洛陽是豫西的重鎮，孟津又是洛陽的門戶，自孟縣失守後，孟津置於對岸敵人炮火的威力之下，洛陽自然大感不安了。不過洛陽距河岸較遠，中間還隔了一道邙山，可爲屏蔽，就是在洛陽的防務言，自極鞏固，若最近能將孟縣克復，更無可慮。

陝州就在黃河岸上，對岸就是平陸，陝州的防務近來已有充分的佈置，並增兵平陸，保其安全，我們應以全力保衛平陸，那可算是陝州的屏障，平陸的背面與左右都是山地，陝州的背面和左右也是山地，即使敵人佔了平陸也不易渡河，靈寶和閿鄉方面近來也有兵力增加，就防務言，都相當鞏固，豫西的民俗極爲強悍，民間的槍枝很多，若我們能加以適當的動員與組織，在軍事上可以獲得很大的助力，即使敵人渡河，也不難一鼓殲滅，可惜過去豫省本身有許多缺點，自軍興以來，藉義軍游擊隊等等名目爲號召而實行擾民的實在不少，徵壯



了的弊端很多，假使對這些問題不從根本上加以解決，則民衆之動員便很困難，甚至部份的愚民將來有被敵人利用的危險，現在程潛兼任主席以後，已極力刷新政治，以期政治與軍事配合起來，當局已明令取締那些藉故招搖的義勇軍等名目，從新組織，對股匪已進行剿撫兼施的辦法，這樣前途自有希望，對抗戰將有莫大的利益。

潼關當豫陝晉三省之衝，形勢十分重要，自晉南戰局激變以後，潼關首先受其影響，記者今回到此，看見一切景象與一月以前過此時大不相同了，今晨到河岸去瞭望，遙望風陵渡口幾乎沒有人跡，南岸除過幾十名水手和站崗的士兵以外，渡河的沒有一個，大部份船都扣南岸，遠遠的只聽得風陵渡車站破壞那些車頭車皮爆炸的聲音，如春雷一般的響着，不禁使人發生無限異樣的感想，我們聽了那種爆炸的聲音，不惟不覺得難過，反能覺得痛快，人人都說：「日本鬼將來會爲我們賠償新的」，這不是笑話，我們應有這種信心。

這裏平時有居民二萬餘口，最近以來，土著的居戶大半都移居鄉村去了，所餘者盡爲客戶，連日人心不安，商店大多數是半開門，市面上顯得十分蕭條，現在××師奉命接防此間，今日已有一部份開到，軍事當局正協同縣政府與各機關商議恢復秩序與安定人心的辦法，對過河的傷官傷兵和難民的輸送和救濟都準備下一種妥當的辦法。

城防與河防的工事過去已做了很多，該師到此接防後打算加以補修，就當局觀察，敵人受晉南我××萬大軍牽制，目前不敢渡河。即使敵人將來在所謂飛機大炮掩護之下來渡河，我們有堅固工事，除非他們把潼關完全炸平，渡河的目的是不易達到的，記者也認為這並不是誇大，的確，潼關的形勢較黃河別的地方險要得多。

晉南的軍情，因郵電鐵路各種交通全都斷絕了，所以此間也不十分明瞭，當局今日已派部隊渡河在風陵渡以北沿同蒲路警戒並偵察敵情，過兩天當可有可靠消息報告讀者。

各部隊這次沒有企圖南渡渡河的，這可證明我們各將領和士兵都有在黃河以北抗戰到底的決心，士氣還是很盛的，晉南甚至整個山西的抗戰，不惟未因臨汾之失守而終結，恰恰相反，正在開始一個新的局面，即普遍的開展了游擊戰爭，敵人並沒有把握最後的勝利握在手中，今後正有大的苦頭給他們吃，只有由第×戰區打到第×戰區來的口口兩部在陝州和潼關方面有渡河的要求，在陝州他們派代表向駐軍接洽，駐軍當局當着代表的面前為最高當局打電話請示，未獲允許，他們未再要求，風陵渡口會有一連人開到要求渡河，潼關駐軍因事都已奉到不准任何部隊渡河的命令而制止，結果他們也折回去了，由此亦可證明我們的部隊都知道服從命令，這也是一種極好的現象。（季雲。三月六日，潼關。）

八。潼關烽火

第一次砲聲

七日下午四時一刻，敵人第一次砲擊潼關，這算是敵人給予西北還存在着苟安心理的同胞們第一聲「警報」，使大家從睡夢中醒來，敵愾同仇的爲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而奮鬥！

我們先說敵人的來歷罷，六日晚間，朝邑縣長向潼關軍事總報告，說是當日下午四時左右，有敵人騎兵二三百竄擾永濟，該縣原駐第口戰區某部的口口團，訓練新兵，近來晉南的戰局雖然激變，可是該團對城防未作嚴密警戒，所以直到敵人進至城郊才發覺了出而應戰，敵人會發了好多砲，朝邑可聞炮聲，結果有人說我們把敵人殲滅了。有人說把敵人打跑了，又有人說該團已被敵人闖散了，縣城亦陷於混亂，真相不明。當時關係方面認爲潼關派過河去的偵察部隊未見報告，還疑信差半，至七日晨，因有後方勤務部駐在永濟的人員逃來潼關，據其報告，該縣確曾發現敵蹤，不過他出城較早，並不知道詳情，當局便很快的加派了口口游擊隊渡河，偵察敵情，當時據當局判斷，敵人主力部隊既尚未南犯，僅此少數騎兵，不過帶了幾門騎兵砲，我們的補充團縱然因新練之兵尙無戰鬥經驗而不能殲滅敵人，也絕對

不使敵人佔領縣城，所以說把敵人打跑，還不相信，說被敵人圍散了，實在想不下去。至於這一般敵人是從那裏來的呢？有人說似係由隰縣方面沿黃河走空兒竄至永濟，擾我後方，還不至有佔領永濟的企圖，可是記者當時認為這種判斷還有討論的餘地，第一因為隰縣下來經過大甯，吉縣，鄉甯，稷山，河津，萬泉，猗氏，和臨津諸縣境，還有我們很多的軍隊，正與同蒲路進西和隰縣蒲縣的敵人繼續激戰，敵人不易通過，第二因為隰縣至永濟有五六百里路程，少數敵騎恐不敢作此冒險，就記者判斷，這股敵人大概是由運城方面來的，因為運城早已淪陷，那裏距永濟不過一百三四十里路程，敵人很容易竄來，即使說解縣和虞鄉還在我們手裏，敵人也可以由兩側面突過來竄擾永濟，搖動我們的後方，何況這兩縣的情況至今還不明白，究竟敵還是止於運城，還是已繼續南犯而進攻解虞呢？誰也說不上來，然而大家因缺乏充分情報，都沒有作確定的結論，專等看下午的探報，不料沒有等到探報回來以前，敵人就回潼關發砲了，當日下午五時以後，探報已到潼關，據說他們在風陵渡車站（距渡口車站約五六里）附近的趙村曾發現敵人的斥候，向着打了幾槍就逃走了。後來探悉敵騎約兩連（二百餘人），附裝甲汽車兩輛，上裝小山炮四門，由永濟方面前進至該縣境西南方的西楊村，向潼關發砲，那裏距潼關車站大約有十二三里路程，由此證明永濟縣確已於六日下午

發生問題，解縣和虞鄉也都可慮，不過實際的情況至今還不明瞭，永濟縣城距潼關不過八九十里，潼關和朝邑平民等縣都於傾刻之間變成前方了。

城頭瞭望

其次，我們再敘述敵人砲擊潼關的情形，當七日下午四時一刻許，記者正在中國旅行社和一位同業談天，忽然聽得城外發生巨響，起初還以為是風陵渡車站破壞鐵路的爆炸聲音，又有人說是發警報的警砲，不料接二連三的響來，我們便知道形勢不妙，那位同業說我們還是到水坡巷郵政局去避避罷，我主張還是訪問軍事當局口門口師副師長郭口口去談談，跟他行動，結果我們就先見了郭氏，已知道是黃河北岸發現敵蹤，不過還不明白敵人發砲的方向，他和李口口旅長都很鎮靜，主張先到城上去偵察一下，我們兩人也便取得他們的同意，一同前往，但一走出旅館大門以後，聽見不斷的炮聲就在西門外，距我們很近，這時我又動搖了，主張還是到郵政局去避一下，可是那位同業又表示堅決，結果我們就共同鼓起勇氣，隨着軍事當局走上北城去瞭望，那時由敵人發砲的火光可以推測出來敵人的砲位設在潼關西北方面黃河對岸的高地上，距車站大約有六七千米遠（約合十二三里），敵人斷斷續續的發砲共有三十餘發，直到五時半方停止了，敵人的目標完全在車站，城內未落一彈，當我們在城

上時已經看見車站上有一部份起火了，不過敵人的射擊技術不高明，炮彈不是打過了一點落在車站以南的山後，便是不及而落在黃河裏，僅僅的只有一彈擊中車站的某一部份而起火了，大約在六點鐘的時候，我們兩人便繞着山道沿路軌走出城去（因為西門已斷絕交通了）到車站視察，才知道那一炮彈是射中了站西三四百米達處叉道上所停的一輛載着枕木的貨車，火焰正在熊熊的燃着，此外車站上沒有任何損失，當時車站上就已開始調度車輛，當夜東西客車還是照常開行，軍事當局最重視維持交通。車站站長沒有像別的機關那些公務員乘機逃竄，頗能善體當局的意旨而盡其職守，真算不可多得。

忠勇的巡官

再其次我們談一談城內外的秩序，在這次倉卒的事變中，商人關門，市面紊亂，無知人民攜帶被褥包裹，東逃西奔，張慌失措，城內現在幾乎成一座空城，那也難怪，至於駐在城內外各部隊的留守處人員和士兵，因並未負地方上任何責任，紛紛逃避，這也不足深究，最可恨的是地方上的各機關人員及負責當局在半天中的表現，太難令人滿意了，縣政府因縣長上午因公出城，未在城內，所有人員全都走光了，僅僅的有一位比較忠勇的巡官錢渭成（浙江人）未離職守，監獄的犯人八十餘名，逃走過半，他一人也無法制止，縣長在當日午夜已

經回城，可是他的衙門好像又經了一次滄桑，現在還不知道他如何善後，警察局長何家猷（中山人）當炮聲初響之時，他就已撥進北城牆下的地洞了，他的部屬也各自去找安全所，城內外治安沒有一個警察維持，當記者隨副師長上城時，他看見軍事當局那樣鎮靜，他大概是受良心責備，才不好意思的提着手槍，帶着幾個護身警察由地洞裏攆出來，揚長東去，直到晚上找不見人影，警察局裏初則還有一個警察，後來也不見了，兵士四處找人做嚮導找不到，全城差不多完全陷於無政府狀態，真是怪現象，到晚上十一時許，這位局長才露面了，被兵士請到軍事機關，副師長認為這種公務員怎能負起國防前線的治安責任，必予嚴懲，乃令管押，待次日送往警備司令部發落，因為市面秩序馬上非有人負責維持不可，縣長又不在城內，乃權令那位忠勇的巡官錢渭成代理局長職務，即時辦理接收，這也算是一件快人之舉。

在夜裏

此外，還有更令人氣憤不堪的一件事情，就是電報局和長途電話局的局長范宏澤和所有人員，乘着紛亂之際，逃得沒有一個，正當時局緊張的時候，這等交通何等重要，軍事當局向西安上級機關和長官的報告完全發不出去，而且陝甘青甯和遼瀋以外的電報交通因遼瀋這個地方的樞紐發生停頓而完全受其影響，其罪殊無可道，應該嚴辦，軍事當局自下午至午夜

四處派士兵尋電報局長和電務人員，一個也找不到，後來聽得說他們全都逃藏在南門外，他們大概認為敵人若要渡過河來，已先走南門，比任何人都要安全罷？記者辛辛苦半天，所探訪的消息，完全發不出去，也吃了最大的苦頭。記者因為要將敵人這一聲「警報」很快的傳達到漢口，再轉至全國，使全國的同胞大大的興奮一下，激起更堅決的抗敵情緒，完成我們作隨軍記者的重大任務，所以在城上看了一陣之後，便先下城回到旅館裏在炮聲隆隆中，寫出一個簡短的電報，馬上送到電報局收發處去，到那裏一看，除過一二夫役守門外，沒有一個報務員，我們認為大概他們都已避在某安全地帶預先已設備下的窖洞裏去了，便折身向那裏出發，一上一下，發了不知道幾次臭汗，到了以後，又看見除一二夫役看門外，一切報務員都捲着鋪蓋逃走了，機器和材料堆在窖洞裏，無人工作，沒法子，又回頭到處找局長連人影子也沒有看見，後來在敵人發炮停止以後，我們由車站回來，重新寫好了詳細的電報，準備再送到窖洞裏去，我們認為這時候他們總該已經恢復工作了，可是郭氏告訴我們還是沒有我見一個電務人員，我們因為自己的任務未達，坐臥不甯，我會笑着向那位同業說：「潼關發生如此事變，報館裏不見我們的電報，不以為我們被炸死了，必以為我們逃跑了，我們爲要安慰同人和爲自己洗刷，今晚無論如何也要請軍事當局想想法子」幸而當夜十一時許有一

位辦理軍事通訊的谷伯誠先生，他和他的同志們自告奮勇的顯出而維持電報交通。副師長馬上答應了，他們馬上就開始到窖裏去工作，並且谷先生很誠懇的答應爲我提前把電報拍出去，他約我們過兩三點鐘以後送電報到窖洞去，我們認爲事有可爲，相視而樂，然而我們視時如年，怎能渡過這兩三點鐘呢？在一時許我們就踏着泥濘的道路，冒着鵝毛樣的大雪，奔到窖洞裏去，到那裏一看，他們因爲對線路還弄不清，正在試驗，還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弄好，我們的電報還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拍出去，結果我們也就打着聽天由命的主意，留下電報回旅館裏來寫通訊，副師長已決定是請當局設辦這類不盡職守的公務員，果能如此，爲我們個人吐氣的關係很小，俾益於抗戰前途的實在很大，不過，我們認爲事後懲罰雖可收亡羊補牢之效，然而究竟不如事先預作安排，今後我們希望各地方對這些重要的交通機關和重要的負責人員，必須預先定出監督的辦法並慎選人才才好。

郵政局和軍郵局這次表現很好，郵政局長李翔雲始終沒有放棄職守，對其所屬員工臨時均有適當的安排，在敵人停炮以後，他們全部員工又馬上回局辦公，郵政交通沒有受一點事變的影響，軍郵局的負責人周希光陳虛舟和繆載興諸人，他們也十分鎮靜，對職守毫無所虧，對員工也盡了愛護的責任，這都是不可多得的公務人員。

不過有一件可怪的現象，就是當炮聲正隆，記者找尋電報局長的時候，路過火神廟街一號，正有一個老老姓拿一盆子泥水和掃帚洗刷牆上的抗敵標語，他的態度從容不迫，大有好整以暇之概，不像別人那樣張慌失措，這到是一個謎，請讀者自己去猜想去罷，由此我們深感平日對民衆的抗敵宣傳要深入，使他們明白個人生存和國家民族的利害關係，使他們知道做亡國奴滋味才好，只做些膚淺的宣傳，絕不能堅定他們抗敵的心理。

可敬的軍事當局

最後，我們再說到此間軍事當局郭副師長和李旅長等及其部屬，在此短短的數小時的事變中，所表現的那種鎮靜，沉着和堅決，真是一種純正的革命軍人氣魄，郭副師長自始至終，處事有條有理，毫未受環境的支配，真令人可敬，在這樣倉卒的事變中，若非如此，則城內外的秩序恐更將不堪設想，郭副師長表示對潼關的城防極有把握，敵人要想在這裏飛渡黃河，一定要受很大的打擊，記者認爲這並不是誇大之辭，據他觀察，敵人目前還不至於有潼關渡河的企圖，此次炮擊只是一種威嚇性質，當晉南局勢轉變以後，我們也可以預料要有今天此舉，今後在我們沒有消滅了北岸敵人以前，恐怕像這樣的炮擊總不能幸免的，敵人既尚無渡河企圖，所以我們就不必還槍，讓他們炮擊好了，不然反現出我們不沉着，爲敵人所恥

笑，今天各士兵固守崗位。未發一槍，可見兵士們都很沉着，郭氏大為滿意。警備司令樊軍長因爲在這次事變中已證明郭氏及其部屬確有衛國的精神，當晚會由電話中傳令嘉獎，並對士兵有所犒賞，這也是應該的了。

在這次局部的事變中，把我們國家和民衆平時所具的許多缺點都暴露出來了，記者爲同胞們供給些寶貴的教訓，所以特別寫得詳盡。我們不必諱疾忌醫，我們要及時校正。則抗戰的前途才有光明。（季雲。三月七日深夜，潼關。）

九。山西變爲了廣大的游擊戰場

記者嘗晉南戰事方緊之際，適赴東戰場，待本月初轉回潼關。渡河已不可能，所以對晉南的戰事經過也十分隔膜。這幾天在潼關多方探詢，才略知梗概，對東陽關方面的戰况知道得比較詳細。茲先就現有資料作一檢討。

當二月中旬之初，我們本已決定乘敵人以主力進攻津浦線之際，由晉南反攻，以改變整個山西抗戰的局勢，並予津浦線抗戰以鑿援。可是敵人反先向我們下手，把主力戰忽然由進攻津浦線轉變爲進攻晉南，結果我們還是陷於被動地位，這是第一原因。敵人的戰略還是避實擊虛，向我們迂迴的那一套老把戲。最初，他們不積極進攻正面的韓侯嶺和右翼的子洪口，卻以全力進攻左翼的汾陽和孝義，向汾西迂迴，直接威脅霍縣，同時並以全力進攻極右翼的東陽關一帶，繼而佔領長治，向府城店迂迴，直接威脅洪洞，這樣便陷韓侯嶺於兩面受敵，不能不退，因爲同蒲路在趙城以南完全是平原，而且左右翼和正面的敵人三面壓迫，所以臨汾也不能守，乃直退侯馬，這時本來還可以沿中條山與汾河佈防，繼續抵抗，不幸沿道清路四犯的敵人直抵垣曲，向西北迂迴夏縣，有橫斷同蒲路聞喜和運城的危險，所以侯馬在敵

人南北威脅之下，也不能不放棄了。至此我們的大軍全然分佈在同蒲路兩側繼續抵抗。戰局遂發生激變。整個的山西變為一個廣大的遊擊戰場了。再就敵人進攻左翼和極右翼的局部戰路來觀察，他們也取着同樣的戰路。在左翼不以全力進攻兌九峪和谷口。却分兵由孝義回雙池沿四迂迴。使臨汾感受威脅。截斷左翼的後路。在極右翼不以全力進攻東陽關的正面。却分兵由該關右翼的一個小口柳樹口攻進來。直下黎城。使東陽關不攻自破。在攻晉城也是同樣。不以全力進攻天井關。却分兵由左翼黎城以北某小口攻進關內。在敵人這種迂迴的戰路之下。我們過去已有不少痛苦的教育。然而這次還是吃到同樣的苦頭。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口戰區的新鄉和涉縣相繼失守。使敵人得以傾力西犯。不惟影響到晉南極左翼的戰局。而且因××各部由道清路西退。未能節節抵抗。直使敵人西進而橫斷同蒲線的南端。致整個第口戰區的形勢都受到相當牽連。這是第三個原因。最後。戰綫太長。部隊太複雜。因而指揮不能有理想上的統一與靈活。也算是這次失利的原因之一。今後我們希望不再重見這些現象。以下我們敘述東陽關方面的戰況。

二月十三日。敵人由豫北武安分兵三路進攻涉縣。因為那裏是進攻東陽關的要道。當時在涉縣沿太行山游擊的口口率部抵抗。因敵人炮火猛烈而不支。至十四日孫乃電長治請口

口口由東陽關派兵增援，口口急派羅團一營出關應援，當晚到涉，然口口雙方因管轄不同，素少聯絡，各部到達以後，激戰一夜，敵終由左右包抄而來，該營死傷百餘人，亦不支而退至關內，涉縣乃於十五日正午失陷，涉縣既失，東陽關失了屏蔽，敵人於十六日乃進攻東陽關外約二十里之向當舖，因為這是東陽關外的門戶，此處若再不守，則東陽關的東部陣地便完全暴露於敵人的砲火之下，敵人進可以向關內威脅，退可以取防禦姿態而阻我大軍出關增援，十六日向當舖便在敵人優勢砲火之下失陷了，我東陽關守軍乃固守陣地，準備迎敵，然而敵人卻在向當舖改取守勢，不直接進攻東陽關的正面，另以一千餘人，在飛轍大炮掩護之下，進攻東陽關右翼一個小口柳樹口，十七日晨該口失陷，敵人入口以後直向黎城前進，東陽關守兵其團的後路被敵人截斷，乃向黎城撤退，於是東陽關就不戰而失。

當時口口口口聞報，急令駐黎城的口口口師與駐潞城的口口口師派隊馳往增援，死守東陽關，比援軍到達黎城東北四五里處時，即與入柳樹前攻的敵人遭遇，倉卒應戰，口口口又令死守黎城，我軍奮勇迎戰，終因傷亡過大而退，黎城遂於十七日正午失陷，敵佔黎城後不久即繼續前進，我軍利用山溝地形，會擊斃前進的敵人二百餘人，以後繼續撤退，敵人十八日晚到達距潞城十五里之微子鎮，至此以後，敵人已歷過集要地帶，因此經過潞城到長治差不

多完全是一片平川，且有公路，口口口認爲形勢嚴重，一面調某旅長率羅團死守長治，一面令各機關各部隊當晚開始向長子撤退。十九日上午長治城內已斷絕交通，東南西三城門完全堵塞，只開南門以便出入，敵人十九日午由微子鎮到達潞城，當日午到長治，實行三面包圍，只留南方爲我退路。

敵人包圍完成以後，即開始炮攻，共發炮千餘發，羅團憤激之餘，乃決定堵塞南門，全團與城共存亡，某旅長與羅團長的精神真可與宋朝末年死守安州的陸亨相比擬，至二十日晨，敵人大炮擊穿北城門的第一個城門洞，羅團長派某排長率士兵若干人往堵，該排長勇敢的接受命令，但日知此去必難生還，隨行將所佩證書交給連長，並說：「我決定犧牲報國，別無所念，只希望同志們繼續奮鬥到底。」不料去後方將任務完成，渠乃飲彈而亡，士兵生還者僅三人，不久，第二個北城門洞又被大炮擊開，敵人乃一擁而進，開始白刃的巷戰，總因傷亡過多，乃下令退却，某旅長與羅團率所餘二百餘人跳城而下，某旅長與羅團長跳城時均受微傷，由東陽關至長治的沿途戰爭中，敵人完全利用大炮。我軍傷亡雖多，但始終很少看見敵人，在長治城內的巷戰中，白刃相接，敵人的傷亡亦並不少，可稱爲山西東南角的抗戰中最悲壯的一幕，不過因敵人的輕重機關槍多於我，我英勇的兵士整連整排的犧牲於機

隨村掃射之下，傷亡過大，不能不倉惶而退。長治城遂於二十日上午十時許失陷。事後有逃出城的難民說，敵人佔長治以後，大事搜查，凡着短襪袴者均視爲從公人員而槍斃，平民畏於非命者不下千餘人。

敵八由長治進至城南四十里之韓店鎮以後，只留駐騎兵一連，未繼續南攻高平，却分兵西攻長子，先一日敵機六架已將長子城幾乎炸平，至二十日下午敵出長治到長子，繼續西進。進以安澤東南的府城鎮，意欲進攻洪洞，斷我韓侯嶺的後路，我軍此時一面與西進敵人在長子以西的石哲繼續抗戰，一面收容部隊，由長子附近回交口與交口移動，準備完全改變爲游擊戰，在東南角抗戰到底。

記有今年一月間赴長治和東陽關一帶視察之時，即認爲長治是山西東南角的軍事中心。東陽關是長治的門戶之一，東陽關不守，則長治必危，長治危則子洪口的後路及同蒲線的側面必感受威脅，故欲保長治，必堅守東陽關，然而該關的形勢險要，敵人頗有由其附近小口迂迴進來的可能。當時×××會對記者表示對東陽關的防務頗有把握，惟深慮子洪口的兵力單薄，恐該口有失，危及長治，今東陽關竟先子洪口而發生變化，因此由於×××部在涉縣一帶之抵抗失利，然而×氏對東陽關附近小口所配備的兵力過於單薄，亦難辭疏忽之咎。

不過這也有可原之處。X部僅約萬人，要負長治等七縣的防務。同時東陽關以南至陵川沿太行山的小口不下十餘處，兵力自不易分配，而且X部沒有炮兵，機關槍亦不多，十三日聞臺北戰事吃緊，即趕回長治。然戰事已急轉直下，不到四天東陽關即告失守，不過我們認為所關兵力少與無炮兵都不是此次失利的主要原因，對於小口疏於防範也不是此次失利的唯一原因，主要的原因在於第X戰區和第Y戰區的當局沒有使X××東西的駐軍匯合起來共同消滅武安彭城一帶的敵人。試問在東陽關外的屏蔽完全失守以後，雖有再多於X××部的數倍兵力死守關內各口，又有何用處？這種「水來土掩兵來將擋」的笨辦法，最大的限度不過多守幾天，要絕對的阻擋住敵人前進，那是很不容易的，至於炮兵的有無，並不關緊要，所以總括起來說，這次失利還是戰略和戰術問題，這個責任當然不全在X××，也不能深責X××。

這次東陽關的失守，危及長治，長治失守後，這東兩角的局勢完全陷於不利，影響於晉南的全局頗大，當局在事先亦曾注意到這東兩角的重要，所以當東陽關失守以前，曾委X××分任右翼軍總副司令，統轄Y口路軍，Y口Y口軍，第Y路軍，Y口Y口軍，Y口Y口師和Y口Y口師的某旅，以統一該區域內各軍的指揮，不過當X××到沁縣，X××到高平時，長治已將失守，局勢已正發生重大變化，所謂通盤籌劃之策已來不及，當長治危急之時，Y口Y口師X部

率令增防長治，×部二十日由晉抵到高平，長治已經失守，因不知×××部的位，即退還高平以西二十里之康營村，未再前進，且×師只有兩團，戰鬥力極有限，所以即使能及時趕到長治，恐亦無濟於當時的戰局，長治失守後，二十日有日機四架到高平轟炸，投六十餘彈，死平民百餘人，敵人不久即由博愛攻入晉城，繼下高平，那一隊敵人完全打通，假使不是新鄉失守，我軍尚可由晉城與沁水兩方面進攻長治的敵人，至少也可以使同蒲路的南段與豫北沁陽孟縣溫縣濟源等縣不發生激變，則晉南軍事亦不至變化得那樣迅速，所以新鄉失守對於晉南戰局之影響亦極重大，兩戰區的軍事不能協同之害由此可知，這種教訓我們不能忘記。

現在山西的抗戰局勢雖已到了這步田地，我們並不能悲觀，全山西現已變為一個廣大的游擊戰場，在這裏我們的正規軍和游擊隊還不下口口口口口，最高級長官×××至今還在山西，由他到第口戰區的高級長官沒有一個準備退過黃河，一個個都準備在山西抗戰到底，都準備在山西完成殲敵任務，在山西這樣有利於我們的地形之內，我們至少能長期的牽制敵人十萬大軍不得復員，在持久的抗戰中，我們絕對有殲滅敵人主力使「日落西山」的可能，所以我們現在還認為山西是收復華北失地與屏蔽西北的一個據點，當局不許在山西的任何軍隊渡過黃河，這是十分正確的政策，×××這次能表現這樣的決心，為各軍表率，不渡過黃河

也值得我們警惕。×××雖會到××，聞當局因河東部隊過多，無人指揮，已令仍渡過河東繼續負責，不過各方面認為晉南的敵人雖因受我數十萬大軍的牽制而不敢渡河。然而關海線的中段差不多完全暴露在敵人炮火之下。我們爲保障這一東西幹線之安全，不但要嚴密的封鎖賈河各渡口，同時，要派兵渡河反攻，使敵人遠離賈河北岸，使其大炮射程不能達到魏城線。（李愛。三月二十四日，潼關。）

十。保衛大河

由甯夏到開封以東的黃河沿岸，因抗戰形勢的推移，現在已成了機關重要的國防最前線，爲保衛中原，保衛西北，保衛武漢，爲在大河以北完成殲敵的重大任務，使抗戰的形勢日漸轉於有利，我們目前必須以攻爲守的鞏固這條黃河防禦線，潼關及其以東的情況，記者已一再報告於讀者，今日特由潼關來朝邑和平民，視察當地的河防，路經三河口，見帆船林立，市面活躍，情形大勝於昔，這是因最近而繁榮起來的一個小市集，由此渡渭河橋，沿黃河岸直奔朝邑，顯然是一幅戰時的景象，當午到朝，先後往訪張法傑縣長與旅長孔口口諸氏，午後又冒小雨赴平民，沿途視禁並訪縣長續儉，探詢地方政情及河防近況。

大慶關是潼關上游的首要渡口，兩關互成犄角之勢，假使敵人將來有渡河犯我西北的企圖，兩關必爲其攻擊的重要目標，潼關是個要塞，形勢雄偉，河防較易，大慶關的形勢設有天然的憑藉，所以河防更加重要，該關原位河東岸，屬朝邑縣，共有七八村落，因係晉陝間一重要稅卡，其收入比較以東的永濟和以西的朝邑均豐，民國十六年乃置平民縣，大概在二十二年，河流東漸，大慶關乃居於河之中央，如一小島，村落多被淹，所留面積不過二三方

里，平民縣府便遷建西岸，由直督撥移民領墾西岸荒灘，漸成村落二十餘處，至今其最有歷史的村落不遠才成立了八九年，全縣轄境南北八九十里，東西三四十里，全爲灘地，與對岸的永濟縣境，其對同一緯的列阜往來歷歷在望，兩縣城相距不過十里，全縣人口僅一萬左右，地方收入僅一萬餘元，近來更不如前，已難自給，惟自永濟失陷，該縣全境都爲國防前綫，大慶關的形勢更見重要，那裏東渡至永濟不過五六里，永濟敵軍的哨兵隔河可見，城內所懸太陽旗與五色旗均可目睹，西渡至平民縣府不過二三里，就平民的河防言，大慶關在軍事上爲敵我必爭之地，我要鞏固平民的河防，必須重視大慶關。

大慶關我已建築下很鞏固的工事，預料敵人萬欲奪獲該關時，必付重大代價，在這裏必預說明朝邑和平民的形勢，朝邑距平民不過十二里，平民西境與朝邑接界處爲老黃河岸，地勢高於平民河灘，這裏可說是保障平民的據點，敵人假使登西岸至平民境的河灘，毫無憑藉，在我們重重的工事之下，極難前進，所以朝邑雖不在河岸，但與平民有唇齒的關係，就敵人的炮火說，這半月來的經驗，告訴我們，敵人每晨向大慶關平民及其以南的富民村等處發炮，其技術極劣，且炮彈入河灘沙地後，爆炸者僅十分之二三，故半月來我們的損失極小，僅大慶關的房屋破燬若干，所以敵人將來想在其大炮飛機的掩護之下渡河登岸，那是不足畏

的，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我們的防禦及沿河民衆是不是能相依爲命的結合起來，充分利用，許多地方都是撤下工事，一退再退，工事反爲敵人所利用，言之痛心！

這兩縣的民氣極好，他們每天不斷應徵，供給人工，供給材料，毫無怨言，且極踴躍，記者目擊一隊的民工，帶着乾糧被褥，趕着車馬去做工，他們談話來，對抗戰對政治都有許多常識，常常能說出些軍事或政治的名詞，其政治水平較之以前增高許多，這都是半年來抗戰的收穫，也算是敵人的炮火給予我們民衆的教育，記者認爲民衆並未辜負國家，我們也實在不該太辜負民衆了，兩縣的縣長也都盡職，朝陽的張縣長與駐軍合作，改革保甲，調整人事，訓練自衛隊，全縣有最優良的壯丁二千餘人，在自衛隊的組織中，槍枝亦有相等之數，他已準備做「游擊縣長」，精神可嘉。對散兵游勇已一律勒令出境，對戶口調查甚勤，凡無業游民均已驅逐，平民續縣長也在與駐軍合作之下，組織壯丁，保證交通（公路與其線等），緝捕漢奸，擄架各村莊之間之聯絡溝，極爲勤慎，兩縣有這等賢縣令，自爲將來在黃河岸敵的重要因素之一，過去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山西，縣長往往聞風而逃，這是我國吏治之奇恥大辱，我們希望張續兩縣長保持其現有精神，與其兩縣共存亡，爲整個西北的縣長做模範，在抗戰史中留些可歌可泣的事蹟。

駐軍的士氣極好，他們終日做工，日夜在沿河的大風與泥水中守望，生活極苦，但情緒極高，特別是大慶關東岸守兵的生活之堅苦，令人發生無限同情之感，他們爲防對岸敵人的砲彈和機關槍射擊，每晨攜帶乾糧到河邊的沙袋之下埋伏終日，這數百健兒及其後備的數百健兒已命定了要與大慶關共存亡，我們希望後方特別是陝西各界應仿開封各界也組織一慰勞河防將士委員會，廣集慰勞品，慰勞這些河防健兒，使他們得到一些安慰，最近胡宗南將軍奉令，觀察結果，對於士氣民氣和工事都頗滿意，可見這兩界的河防必可使後方安心，將來總不至有放棄工事而逃避的現象。

這裏負責河防的軍事長官孔口口，他是個青年軍人，極富胆識，其意志堅決已具必死之決心，自不待說，他及其三秦健兒一定能在黃河西岸盡其爲國家民族的應有責任，他認爲山西我們還有口口兩大軍與敵週旋，敵人的主力受此牽制與打擊，最近絕對不敢渡河，即使渡河，就我們的士氣民氣與工事言，必無可慮，這是可信的，因爲官長既有決心，能盡其守土之責，防自更有保障了，他說晉北我游擊隊已與民衆打成一片，奠下持久抗戰的根基，使敵人的後方無由鞏固，同蒲線東西兩側的我軍正在建立游擊的基礎，敵人只是佔了一條同蒲線和某些公路沿綫的城市，這等於一個布袋陣，敵人愈深入，則入袋愈深，生路愈少，河防就

是封布袋口的工作，所以河防若能鞏固，必能陷敵人於進退維谷的死地，也許黃河沿岸是我們殲滅敵人與暴敵作一總清算的場所，他認為要保障西北的安全和我們國防路線之不斷，必須鞏固河防，因而他認為黃河在今日對我們的國防具有極重要的性質，他既深明此中關鍵，其對河防的努力自無庸致疑了。

最後，我們談到永濟失陷的經過。敵人是本月六日由運城方面前來的，有人說是當日下午四時到達縣城，五時許就開始炮擊西岸，不過就據永濟最近的平民縣長說是當日下午一時到達的，二時許開始發炮開槍，當然比較可信，自一日起，晉南的鐵路和公路就開始破壞，戰局激變，因而永濟的駐軍某團晉綏軍與縣長當時已先後逃走，所留着只有人民武裝自衛隊與若干警察，當敵人到達城東北五里處，自衛隊才發覺，派人前往偵察，當時據敵人的答覆是「我們是運城的先鋒隊，退來永濟」，前往偵察者信以為真，比及敵人的坦克車一輛進至城門發炮，才知是敵人到了，接着敵人的騎兵數十名與裝甲汽車到達，一方面入城搜索，對於未逃走得及的公務員與有軍政界形跡的人民全部屠殺，對婦女則任意姦淫，一方面敵人到達河岸向西岸發炮，當時西岸於敵人未發砲時還認為是對岸的軍隊衝突，及至炮彈落下，才知道是永濟已有敵情，適我口旅長由大荔至河岸視察河防，見河岸守兵一排，力量太單，乃一

面調某連增防。一面請示上級自告奮勇率部來朝邑負河防責任，復得許可。當夜即令部隊由大荔趕到，現在河防部隊除口旅以外，尚有某某敵部，兵力相當雄厚。

敵人初到永濟時僅少數騎兵，坦克車一輛，裝甲汽車數輛，後來陸續增加，到現在據渡河探兵報告，已增至二千餘人，有步騎炮兵各種，除幹部外，多爲偽蒙軍，大多數駐於城附近及同蒲綫韓陽鎮一帶，少數敵不敢深入距城較遠的鄉村，炮僅四門，每日載汽車往來於韓陽鎮永濟與風陵渡等處炮擊對岸，炮均不大，其炮彈重者三十餘斤，輕者十餘斤，敵曾派人入河探水深淺，並製造裝草布袋，外塗油漆，似係準備渡河，實際上完全係裝腔作勢，其每日發砲亦係威嚇性質，防我渡河攻礮而已，敵每日不時在東岸射礮關槍或步槍，同蒲路在九號就修復通車，每日夜不斷往來，我們的砲兵自二十一日起射礮其往來列車，斷絕敵人交通。

自本月初以來，敵機時來朝平偵察，但未投彈，因敵機偵察，我們就注意到漢奸的活動，結果竟發現漢奸有割斷電線之事，陸續捕獲多人，無證據者已釋放，現在在押者平民朝邑各有三名，正偵察中，本月十二日，朝邑我壯丁巡路隊在洛河我陣地捕獲漢奸一名，二十一日已押解西安行營處置，據供名馮變喜，河南朱仙鎮人，去年因征壯丁在當地入伍，爲口口

十一。第一次重臨失土

自二月末旬，晉南戰局發生激變以來，山西的全部情況，外界多欠明瞭，記者日前到延川，聞晉西永和我已克復，乃於十三日前來觀察劫後慘象，並藉以探明全山西近來的戰訊，這算是記者第一次重臨失土，目睹敵所留那些屍殘的遺跡，真是令人憤慨！

十三日清晨，承李雲臺師長幫忙，僱了一個小毛驢代步，向永和前進，由延川至延水關的路程是七十里，沿途人烟稀少，有錢也難買茶飲食，路徑除一小部份為略稱平坦的河川外，其餘完全是丘陵田壘，溝壑交錯，一上一下常是十餘里乃至幾十里，就軍事言，確是有利於我們的一種地形，敵人若是膽敢進犯，不但他們的機械化部隊不能運用，即其步兵騎兵在地理不熟的環境之下，亦必難有施展，隨時隨地都有被我襲擊而殲滅的可能，不過交通太不方便，對我們也有阻礙。

當日下午三時到延水關，對岸偏北為山西永和縣境的永和關，河面頗狹，其寬僅三四百公尺，不過兩岸山嶺高聳，形勢險要，大概沿河由韓城起直到陝北各地都是類似的形勢，延水關和永和關，這幾乎全與川西一帶至西北的商賈所必經的要道，由平漢晉經延川，虜施，

清湖、瓦窰堡至陝北的三邊及甘肅等省的許多貨物多經過此處，過去延水關有居民百餘家，內戰時期受了戰爭的破壞，有一個時期，幾乎逃避一空，後來漸漸恢復，接着抗戰發生，本月三日敵機六架又轟炸了一次，雖然炸彈多落在河灘，僅僅死傷了幾個牲畜，街內也僅僅傷損了一兩間廟宇，其他一切如舊，可是居民還不免恐慌，大概都遷走鄉村，現所餘者不過一二十家，所以旅客到這裏食宿問題也總不易解決。

當日下午五時許，記者搭船渡河，宿於永和關，這裏原來有居民四五十家，多靠碼頭生活，不事生產，至三日敵機轟炸以後，也都相繼逃走，現所餘者不過兩三家，都是水手，所以這裏的食宿比較在延水關更困難，就形勢上言，此關較延水關更險要。

十四日拂曉繼續前進，距永七十里，一路沒有方法解決飲食問題，翻山過嶺，整整的有四十餘里，下山後是一河川，距永和約三十里，沿途個個村莊的居民都逃避一空，七十里中，僅僅看見一位五六十歲的女人，一個趕牛犁地的童子，除此以外沒有看見一個老百姓，他們都逃往離開大道的鄉村，這一方面是受了晉南軍事變化的影響，最可慮的是春耕廢弛，將影響於抗戰的前途甚大，現在正是應該加緊春耕的時候，老百姓不是逃兵災就是缺牲畜，因而放棄耕耘，就永和言，現在還有一千餘石倉穀，可供半月食用，以後就要專靠後方接濟，

現在若不下種，秋間更成問題，希望當局很快的爲民衆掃除那些春耕的障礙，借給牲口。

永和是一個很小很貧的縣，全縣居民不過一萬八九千人，近來因爲當永和關之衝，所以才重要起來。市面也漸繁華，三月末敵機炸過一次，本月四日上午十時許，敵軍二三千由石樓竄到永和，居民十之八九都於三日晚間至四日拂曉逃往山中，敵人入城後，吃了所有的雞和十幾箇耕牛，此外就是搶劫，姦淫，殺人，放火，民商被殺十餘人，被擄去十餘人，法幣現洋和他們有用的東西都搶光了，米穀都餿了騾馬，豬狗殺得一箇不留，五日上午十時許，

敵人退走之時，將所有的房屋和東西放火燒了，敵人走後，直燒了兩三天才熄，北街和北關是商業中心，燒去一兩百間，所餘不過十之一二，城週圍五里以內的村莊也被燒殺了二十餘處，一般愚民經過這次燒殺，他們現在一致的憤恨敵人，希望抗戰勝利，記者今日在全城內走了一週，僅遇見三五箇老百姓，全城爲悲慘的空氣所籠罩，記者今晚與兩位老人同居街中心瓦礫堆中一個未被燒的密洞內寫這篇通訊時，覺得寂寞得可怕，居民因房屋糧食衣物傢俱等等一掃而光，至今還無法由鄉間回來，縣長張璠移設縣府於城外密洞中，觀其面色，似乎嗜好頗深，郵政局亦在城外密洞中恢復辦公，局長張玉山極能盡職守，他和延川，隰縣，吉縣，石樓新設或新恢復的各郵局均已取得聯絡，其他事物在最近想確恢復原狀，旅客到此若

找不到有關係的人設法，則飲食與住宿都沒有辦法的。

記者到達永和的下午，便去某處訪王靖國將軍，該部當時曾有過「激烈的抗拒」，他說當敵人未到之前，他便把軍隊佈置在三處要點，準備襲擊，一處埋伏在晉城東北的索駝里，第二處埋伏於縣城東南與臨縣交界之羅正堡，屬臨縣管，距永和縣五十里，第三處設在毛咀山……據王將軍說這裏是抵抗敵人激烈而予敵人打擊最大的地方，在這裏敵人的死傷在一千以上，因為敵人以密集隊由那裏經過，正使我們的砲火發生威力……，記者問王將軍我們在這一三處的損失如何？他說我們的損失很小，在激烈戰事之下，我們只受很少的損失……。

又據王將軍說，這次會獲得敵人的文件和放火的藥包，證明敵人是計劃的，據說文件內所載，敵這次專以擾亂爲目的，似乎因其兵力不夠分配，不能駐守多數重要縣城和鄉村，乃出之以「燒殺政策」，藉使我游擊隊和正規軍失其憑藉，不過結果適得其反，我們的老百姓經此次燒殺之後，備受流離之苦，知道敵人的真面目，所以凡是被燒殺處的老百姓都一致的憤恨敵人，却更喜歡自己的軍隊，更積極的參加抗戰，使我們的軍民更進而「打成一片」使游擊戰更加順利了，據說文件中所言，敵此次燒殺共分三路，一路千餘人，由汾陽出發，經離石至石樓爲止而折回，一路千餘人，由孝義出發，經中陽至石樓爲止而折回，這兩路事實

上都這樣經過了，均沿途燒殺，第三路爲其主力，約三千人，內中爲一個步兵聯隊，附騎炮兵各一小隊，由蒲縣出城，經隰縣石樓至永和，目的達到後經大甯蒲縣回臨汾去，這次過永和的就是這一隊，就三隊的路線看來，敵人似乎最重視石樓，據說這是敵人認爲他的軍部設在石樓，不料撲了空，到永和以後，我們早已離開縣城，所以又撲了空，不過由事實證明敵人燒殺的目的已經達到。

最後，我們要談一下山西最近的整個局勢了，第二期會戰之始，敵人中心策略是打通津浦線，一方面藉以聯絡華北華中他們的佔領地帶，在軍事上交通上經濟上政治造成更便利的局勢，一方面藉以截斷我們的隴海線和平漢線，威脅武漢，完成這次會戰的重要目的，當時我們的中心策略自然是針對着敵人的中心策略，保衛徐州，保衛武漢，鞏固隴海線平漢線的交通，敵人爲先刺激其久攻津浦線，而毫無進展的疲乏之兵，乃轉移主力於山西，先於二月十五日向我進攻，當時我朱傅所率各軍已開動而進行新任務，這是晉南第二次會戰的第一個階段。

晉南被敵人突破後，敵人就闖至風陵渡禹門口各處，其用意滿以爲我軍必退至黃河邊上，一定能在河岸上進攻我們，不料我們中央早已決定即戰敗亦不使軍險渡河。就留在敵人的

後方繼續抗戰，這樣完全出於敵人意料之外，不惟到河岸上完全撲了空，而且敵人與我們交錯起來，敵人的後方和當前到處都不斷的發現我們的游擊隊截其輜重，斷其聯絡，襲其後方和側面，弄得敵人四面楚歌，陷於苦惱，無法立穩，接着又是津浦線主要的戰場，我們的抵抗日益堅決，有轉守為攻之勢，敵人爲脫離苦惱並增援津浦綫，一方面將晉南的主力（共六七萬）三萬餘調往津浦綫，一方面將晉南兵力集結於重要據點死守，這樣在山西敵人的力量單薄了，同時津浦綫南北不斷的勝利消息使士氣振奮，更增加了他們在敵人後方活動的勇氣，認爲敵人並不可怕，所以各部隊在很短的時間內都獲得游擊戰的經驗，日有斬獲，尤以東陽關內和臨蒲公路的勝利爲大，只兩處燒燬敵人的汽車也不下一兩百輛，有些部隊的胆子愈練愈大，爭着「打游擊」，官長派甲連於某時出「打游擊」，乙連因不得機會而不滿，甚至提出抗敵「爲甚麼不派我們這一連出去打游擊？」有的部隊由無線電中獲悉「打下蚌埠」與「打入濟南」和各地祝捷的消息，歡舞不置，便自動的求官長派出去「打游擊」表示「戰地祝捷」之意，敵人弄得無計可施，也自組「游擊隊」到處燒殺我們的縣城和村莊，減少威脅，結果更助長了我們的游擊戰，所以敵人這次佔了晉南，得不償失。

全山西一百十五縣，大約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縣城在我們手裏，即敵人已佔的各縣也部

限於佔領縣城一隅，鄉村還在我們的活動範圍以內。

我們所佔主要的是「面」和「點」，敵人所佔只是「線」和若干「點」，敵人兵力的分配是河浦線金線北至大同南至風陵渡的各縣，約有萬餘人，主力在平遙至太平之間，正太線約有萬餘人，主力在肅陽平定一帶，上黨區約萬人，主力在晉城，呂梁區約二三千人，在中央駐石兩縣頑抗中，王口口將軍刻正加派某師往攻，以上敵人在各縣城特別是在晉南各縣城中故僅留駐少數步騎兵，附大炮數門死守，不敢輕於出城，我們為達到使敵人持久消耗的目的，也不急於一下子趕走敵人，就敵人目前的處境和兵力言，他們根本上已無渡河侵我西北的企圖，事實上也無此可能。

第二期會戰中，敵人在山西是得不償失，在津浦線是完全碰壁，整個的第二期會戰對敵人不不利，就形勢言，第二期會戰快要結束了，但敵人必不安於失敗，這種失敗將影響他們的前途，所以一定還要作第三期會戰更兇殘的進攻，我們雖然因第二期會戰的大體勝利，會戰漸趨抗戰的局勢，使對我日益有利，然而，我們不能因勝而驕，必須積極準備第三期會戰，以在第三期會戰繼續勝利或保持過去的勝利，接着再在第四第五……期會戰中不斷的勝利下去，才能獲得最後勝利。（季雲。四月十六日，永和。）

十二。三月風雲

折口劇戰告終，我敵南方都極疲，急待休養及整理，於是有一月三日光景，西線無戰事。

自日寇第二期侵略計劃實現後，平漢、津浦及同蒲三線又展開劇烈的炮火。

日寇之所以發動同蒲路戰爭，在第二期侵略計劃的意義上來言：一，牽制我晉中部隊，無使抽調到津浦線上來聲援。俾其夾擊津浦線的計劃得以順利完成，早日攻下徐州；二，沿平漢路進逼鄭州，無使我晉東南的部隊，集中全力，側擊其會師中原的計劃。而從同蒲路本身上來言：一，計劃在黃河結冰期間，一擁而渡過黃河南岸，切斷隴海路西段，進而直取漢中，阻我西北交通；二，企圖由太原蕭捲南下，將我在山西的大部隊掃數逼出，進可以渡河，東西出擊；退亦可以劃黃河為界，布安於太行山脈，不受我方嚴重威脅。

從二月初旬，日寇便在醞釀中，佈置中。我方雖略知其詭計，不過當時我方對之估計過低，以為敵人主作戰在津浦及平漢；津浦平漢得手後，再會圍許昌，偃陽，與東戰場的武力，遙相呼應，夾擊武漢；而以為同蒲線終不過是堅西擊東的支作戰，未加十分注意。在我方

正以爲可以從容的乘隙直取太原，再由正太路擊石家莊，牽制敵人由平漢路南下時，敵人却先發制人，於二月中旬便分四路向我晉南突擊。

一，西路沿太汾公路向汾陽進逼，以收從左翼側擊臨汾之效。

二，中路沿同蒲路之平遙南進，直薄臨汾。

三，東路沿豫北之漳河，突破東陽關，直取長屯留及安澤，以收從右翼側擊臨汾之效。

四，南路由晉南豫北交界，沿道清線西攻，進攻晉城，強行向黃河北岸各地進占，以切斷我方後路。

是二月十三日，敵人的先頭部隊開始向我進犯，對峙於平遙及介休間之張蘭鎮。後來我方爲軍事上佈置之未完，退守靈石。二十三日××師由靈石，向介休反攻，進取得靈石北三十里的兩渡鎮。至此以後，我敵兩方便對峙於靈石一帶，而我××軍全部更源源而北上。因爲這中路有韓侯嶺險要，而且在忻口之役，日寇已深知我中路第××軍作戰力強，所以未敢再突進，恐遭正面無謂的重大犧牲，只有側重東西兩翼的包抄。

在東路，我方初以爲敵人只是一味向鄭州攻取，沒有料到敵人能分兵西攻。再者以爲有東陽關的險要，山峯高度可達二千公尺，關外由西口至東口，達四十五里，全爲山地，僅兩

山之間，有乾涸河床可通，所以沒有十分配備重兵，而敵人竟由土肥原部的第十四師團及第五師團之一部，乘虛直入東陽關。在長治一帶雖經我××軍強烈抵禦，予敵人以重大打擊，而我方久受相當犧牲；因後援之不及，長治終於十九日被敵人強佔了。自敵人得到了這軍事上及政治上的重要據點，更踏上侯馬之公路。二十三日竄抵府城，一路恣意燒殺，經安澤，直向洪洞及臨汾進襲。二十六日又折返，竄淫搶掠，較前更甚。因為府城為晉東南屯糧的總站，所以把全城付之一炬，屍橫遍地。敵人在晉的獸行，當以這次為最野蠻，殘酷。

在西路，一部兵力西向，攻隰石，取寧渡；一部南向，經大麥郊，川口，取隰縣，封鎖黃河西岸；另一部南向，直得同蒲路西段而來，因××軍之遭逢失利，致敵人於二十六日有一部竄抵靈石西南四十里的南關，雖從中路抽調××師及××師之一部，先後堵擊，終未能挽回頹勢。南關一失，形勢更為緊急。是敵人東西兩路的夾擊計劃已告成功，致使我正面的部隊有被截斷的危險。於二十七日不得不放棄進攻軍寨村計劃，由東嶺自動的急遽撤退。深入太岳山中。

自三月一號，隨汾一帶便在混戰中，終以敵人來勢兇猛，不得不閃開汾西。致敵人一鼓而下風陵渡，與由晉城西犯的敵人，合力封鎖在晉南的黃河北岸。

這是不可諱的事實，在二月下旬及三月初旬，在晉南的我軍，被敵人慣用的迂迴戰略。

橫衝直闖，截成數段，失却聯絡，人各自危。而且當時有一種最不好的現象，就是少數軍事長官不想着苦撐，各存渡過黃河南岸來的念頭。經蔣委員長下令各軍不許一兵一卒渡河後，才努力困鬥，不再作倖存的心理。於是這不利的處境及不好的現象很快的便克服了，不但分散在同蒲路東西兩面的南北段重得聯絡，就是被敵人橫斷於東西兩面的我軍也呵成一氣。

自三月中旬，我方已展開大規模的運動戰及廣泛的游擊戰。偵悉敵人在占領我們的縣城，每地不過二三百人，於是先後圍攻過霍城，趙城，洪洞，及沁水等地。只因缺乏大炮及飛機，未能將敵人全部殲滅。敵人深知我軍作戰力之不可輕侮，於是不得不集中全力於同蒲路，節節佈防，而企圖由垣曲，茅津渡，平陸，芮城，風陵渡及河津等地渡河侵犯陝西及隴西段的計劃，不敢輕予嘗試，只有沿黃河北岸，築壘堅守，時而以大炮威脅，企作濟南的故智。是三月中旬以前，在晉南戰場形勢，我軍確被敵人大包圍，自三月中旬以後，形勢爲之一變，我方反將敵人包圍了。敵人處處感到我方的威脅，處處有被我方切斷的危險。

敵人爲要突破我方的包圍，曾計劃分爲以縱隊先回同蒲路西線的我軍攻擊，而後再移兵

自同蒲路的東線攻擊。

在同蒲路的西線，一度壓迫我軍甚急，直搗深山中的蒲縣。經我方一再反攻，將最西部的吉縣及大甯等地先後收復，予敵人肅清西線的計劃，以嚴重的打擊。

最近敵人感到西線的不可爲，進而同蒲路南段有被我切爲數段的可能，所以從三月底便有大部隊向沁源南進；一方面由臨汾，洪洞另有支隊，北擾安澤。勝則可將我同蒲路東線的聯絡切斷了，各個擊破；敗則可以打通一條路，東竄正太路，退出山西。由沁源進逼和川的敵人，在三巴掌遭遇我方××師和××師迎頭痛擊，已向東竄。至於兩度攻入安澤的二十師團七七聯隊鯉登部隊，在白素坑及擬封溝先後經我××師×團兩度截擊，死傷極重，狼狽的竄至馬溝北段。是則敵人東擾計劃已無能爲。

自三月二十七日，我方重占垣曲以來，因與後方取得聯絡，更形活躍。東取長子，圍攻長治，逼黎城。西則有我向南推進的××師與黃河南岸的××師，派出一部渡河北來，背擊在平陸，芮城等地的敵人。四月十九日，一度收復平陸，進至張村，和敵人發生血戰。二十一日，由解縣開來敵人，千餘增援，致使平陸重被占去。雖然，現在晉南的敵人，僅可在各據點取守勢，已無能爲力的發展；所以土肥原一再向東京求援，請求再增加八個師團。

就現在晉南的情形來講，只要我方再事補充一點，定可殲滅同蒲路南段的所有敵人，我

方在晉南之所以有勝利的把握，在於我方已做到軍民合作及整個民族解放運動的地步。從人力上來講，每個老百姓如今都是抗日的戰鬥員。從各地所繁殖遊擊隊，就是民衆武力的真正典型，也就是代替未來最健全的正規軍，也就是致敵人死命的射擊手。從給養上來講，雖然老百姓感到十二分困難，然而他們却將一元兩頓飯，縮減爲一頓飯，供給軍隊的食糧。舉凡軍隊之所需，他們都能盡其力之所及，盡量的供給。反之，敵人每到一處，便找不到我們的老百姓，發生給養恐慌，在這種情形下，敵人雖或戰不死，但是免不掉要餓死。在地理上來講，我軍已離遠了交通線，入深山中，那末敵人之機械化部隊以及一切重武器，都要失去了其效用。所以敵人越深入越對我方有利。再者，敵人將戰線拖長到千多里的面積，決不是四五萬軍隊可以保持得住的：所以我軍從任何一面都可以解決其弱點。垣曲，陽城等地之所以放棄不守的則由於其在人力上及地理上的顧慮。相信同蒲路南段一帶，我方終可不用多大兵力，敵人便棄甲抽兵而逃。

眼望晉南的大好山河。指日還是我們黃帝子孫腳踏的土地。（昭園。五月一日，漢口。

十三。山西戰局的總結

山西戰局，大體已如上述。自四月中旬以後，盤據山西的敵軍，經我各地襲擊，先後將敵各個擊破。不僅粉碎了敵人的掃蕩計劃，而且乘勝收復了失地三四十縣。沉黯的局勢，由是一變而為明朗。

當編者輯成是書以後，寫了一則「弁言」刊諸書首。經過排印和校閱上種種的時間，目前的局勢不免又有些許變更。因此，在全書印成之日，我不能不再一敘述最近山西戰局，以代總結。

我軍在四月中旬擊破了向我包圍之敵以後，繼續向敵進攻。晉東方面陸續收復遼縣，和順，襄垣，夏店鎮等處，當時敵即分向昔陽，太谷，洪洞，長治，黎城退卻。我軍跟踪追擊，遂於二十六日將潞城，長治，屯留，黎城，東陽關等處收復。前此四天，并將晉城曲沃間之沁水，翼城兩縣克復。

至是我軍乘勝分途追擊，至四月三十日，又將高平收復，五月一日，復收復主要地晉城。至此，晉東之敵，乃全部肅清，而失陷各地，相繼克復。

晉南方面，最初敵因一部兵力轉移他處，乃集結主力，在臨汾侯馬一帶，企圖相機襲擊河北我軍。我軍自平陸進迫，相持半月，後以風陵渡之敵，向東北移動，我軍遂驅逐少村程村上下馬村之線敵軍，於五月六日克復侯馬。敵此時紛由新絳聞喜增援。戰鬥甚爲激烈。截至五月初旬，我軍除克復侯馬外，先後并將榮河，萬泉，臨晉，猗氏，絳縣攻克。迄五月中旬，同蒲線以東又克復芮城，安邑等縣，并一慶克復曲沃等縣。同蒲以西，則十五日更將汾城取得。由是一面向運城，聞喜圍攻，一面向新絳，稷縣前進。十八日我軍攻入新絳南關，十九日又克復襄陵，洪洞。同蒲南段同時克復虞鄉。目前我軍正由東南北三方，向永濟進攻，并以一部攻擊運城。二十六日，新絳全境被我收復，於是我又向曲沃方面進取，聞喜方面，我亦佔絕對優勢，不難將殘敵肅清。

至於晉西，自四月上旬以來，失地均經我軍規復。惟敵爲控制軍渡吳堡間之渡河點起見，以一聯隊之衆，固守中陽離石，經我軍猛攻兼旬，卒於五月四日將離石克復，向中陽殘敵圍攻，此線敵軍，指日當可肅清。

晉北方面，我軍於四月二十六日佔領和縣，向歸德威脅，五月二日又收復托縣，此時爲軍團長慕新亞高舉義旗，在涼城率都反正。我軍遂自涼城，和縣，托縣北上，期與由固陽包

頭間南下之一部兵力會攻歸綏，敵軍受逼甚急，紛向熱河晉北調兵增援，這樣，我們便牽制了一部敵人的兵力，使企圖調往魯南的部隊不敢他移。後來，卒因魯南戰急，敵人在晉北的部隊不能不調走一部，我軍此時大肆活躍，敵疲於應付，集結鐵道及公路綫上，蟄伏城鎮，不敢外出。朔縣亦曾爲我遊擊隊克復，敵人在晉北的兵力是怎樣薄弱，如此可見。

總之，目前整個山西，都在我軍控制之下。山西是我們西北的屏障，是中原的長城，敵人佔領整個的山西，西侵可擾陝甘，南下協同隴海，可直逼武漢，北則可助包綏，東則翼伏平津。反之，我軍收復了整個山西，東可以出師石家莊威脅平漢綫，北可以出大同，切斷包綏敵人後路，而擊潰敵人的根據。

山西已走向勝利途中。當我執筆至此，前方捷電傳來，孟縣，溫縣又告克復。讓我在此向我們英勇的戰士致敬！山西的勝利，對於我們抗戰的前途，具有無限機轉的能力，我們對於山西，可抱無窮的希望，而且這希望是會從事實中滿足我們的。（編者。五月二十七日。漢口，編校完竣以後。）

戰時文化叢書之六

西戰場上續集

著者 季雲等

編輯者 金重子

發行者 戰時文化出版社

漢口泰甯里十二號

印刷者 新記印務公司

漢口民生路四十八號

總經售 戰時文化出版社武漢經理處

定價：國幣三角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2

2401

21